序 . 香港 / 一九零一年 / 结志街五十二号 / 辅仁文社 / 黄昏

字幕：1901年 香港 辅仁文社

清脆的下课铃声。

一个温暖的黄昏，镜头从旧香港的街道全景摇下至辅仁文社院内。

杨衢云，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儒雅的知识分子被一群学生围着从教学楼里走出来。大家有说有笑，有问有答，其乐融融。

杨衢云：（边走边向同学解释着）民主这个词其实是源于希腊文，demos。意思是人民的意思。（说完微笑地看大家）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学生甲（女）：杨教授，您妻子漂亮吗？

同学们听到这个问题都笑了。杨衢云也笑了。

杨衢云：（微笑地看着她）漂亮，非常漂亮。

学生甲（女）：（认真地）那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起过她？

杨衢云：乙未年九月初九广州起义之后，我被清政府通缉，独自一人流落香港，与我妻儿隔海相望。从此，想他们的时候只能我看这张照片。（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张全家福照片）同学们，我盼望跟妻儿再见面的那一天，盼望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国家彻底摆脱了贫穷，摆脱了封建专制，成为真正民主的、自由的国度。

学生们一片掌声。

这时，一个削瘦的年轻人来到杨衢云面前，拦住了去路，并掏出一只手枪，对准了杨的额头！众学生惊呆了。

杨衢云：（镇定地看着年轻人的双眼）你……很年轻！……

年轻人汗流满面，眼中满是惊恐，颤抖的双手几乎拿不住手枪。

杨衢云：（和颜一笑）孩子，我只是一个教书匠。我的人头，不值三万大洋，也不值得你拿自己的命来赌！

话音未落，一声枪响。

杨衢云额头中弹，向后栽倒！他手中的全家福相片沾满了鲜血。

学生们发出惊呼！

年轻刺客溅了满脸血污，神情十分惊诧，他手中的短枪根本并未发射。

愤怒的学生和群众一拥而上，将年轻刺客扑倒在地，夺过他的手枪！

与此同时，对街不远处的房顶上，一个刺客（不见脸貌）正将长枪收入金线制成的枪套（瓦金色）！

只见他的腰间悬挂着御前行走的大内腰牌。

在混乱中，刺客被众人拳打脚踢！…大头绿衣吹着警哨跑来！…人群散开…地上的年轻刺客一动不动，当场被击毙了！

在人们头顶上，真正的刺客施展轻功，飘然而去！

字幕 — 1901年1月10日，兴中会前任会长杨衢云被不明身份的杀手开枪刺杀，杀手被愤怒的群众当场击毙，杨于翌日去世！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例政治谋杀！…

出片名《十月围城》及片头字幕

1 . 北京 / 一九零五年秋 / 紫禁城 /东暖阁 /夜

夜幕低垂下的紫禁城皇宫阴森而压抑。

一个小太监飞快地跑着。

与外面的阴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暖阁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宫女、太监们正小心翼翼地给年至耄耋的慈禧太后穿新衣服。

一脸稚气的小太监，双脚急步如轮，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向总管太监李莲英下跪，双手呈上一封电文！

李莲英颤颤巍巍地接过电文，看了一眼，上前。为慈禧太后换衣的太监们急忙退后。李莲英附在慈禧太后耳边轻声说。

李莲英：启奏老佛爷，逆匪孙文昨儿从日本启程去香港了……

慈禧太后转过身来。身边的一个穿衣的小太监躲闪不及，闪身时将太后新衣上的一枚扣子拽掉。转过头的太后面无表情，面容如僵尸一般。

太 后：他去香港干啥啊？

一片鸦雀无声。那枚掉下来的扣子在地上迅速地打着转。

2 –广州 / 官道 / 日

广州郊外，十几骑快马在官道上飞奔……

两广总督帐下统带白孝国满脸杀气。

两名手下黑满和多弼，一脸冷峻的伴骑在白孝国身旁，二人看上去，给人武功高强的感觉。

白孝国腰间悬挂着御前行走的大内腰牌，正是当年射杀杨衢云的真正杀手悬挂的那种。

字幕：10月11日，孙中山抵港前四日

3 . 高街的神功戏戏棚 / 日

急促的锣鼓点进入。

戏台上，少女方红正和八个龙套番兵对花枪，方红扮相娇美，身手矫健。

XXX XXX XXX

李玉堂，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商人走进戏棚，四下张望着。

戏棚的最后排，陈少白（一个30多岁的知识分子）远远地冲他打招呼。李玉堂快步走过去。

李玉堂走过去，陈少白起身为他介绍。陈少白的身边有两个人，一个是洪门大哥刘权，一个是勾了一半花脸的戏班班主方天。

陈少白：玉堂，就等你了！（指着方天）这位是神功戏班的班主方天方将军，（指刘权）洪门的刘权大哥。这位是——

刘 权：金利源的李老板，香港谁不认识？（抱拳作礼）

陈少白：都是自己人，咱们长话短说。（对方天）方将军，这次清廷一定会派人来暗杀的。最晚14号，一定要找到他们的下落。先下手为强！（停顿）安置费，有玉堂在，你放心。

方 天 : 明午神功戏完毕全力协助 (抱拳起)

李玉堂一头雾水地看着陈少白。

方天也不说话，只是冲在座的点点头，扭头走了。

李玉堂很奇怪地看着方天的背影。

陈少白把一张地图摆在自己的腿上。

陈少白：15号一早，孙先生下船，第一站先到辅仁文社，祭拜杨衢云先生。然后到XX街XX号去看望高堂老母。最后在中国日报社会见十三省代表。整个行程大约3个时辰——

李玉堂听到“孙先生”三个字，一怔。

刘权在陈少白说的时候始终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陈少白说完，看刘权。

刘 权：陈社长，路程上不止我一个堂口,我不能马上答复你。我得跟各堂的堂主商量一下。

陈少白：（点点头）越快越好！（看怀表）晚上七点，到我报社开会，咱们制定详细计划！……（转向李玉堂）玉堂兄，你也来？ !

李玉堂有苦难言，但也只好点点头，算是一种承诺……

看刘权出去，李玉堂冷下一张脸。

李玉堂：（有些埋怨）少白，跟你说多少次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得先跟我打个招呼。

陈少白：（兴奋）这次不一样。孙先生回来了！

李玉堂：（惊讶）孙文？

陈少白：对！所以玉堂，保护孙先生的工作十分重要，需要大量的人手。

李玉堂：这次要多少？

陈少白：一千大洋。晚上七点凑齐。

李玉堂：（差点跳起来）一千块？还晚上就要，我怕 、你让我——

陈少白：（打断）想办法啊！大哥！！

李玉堂面有难色……

陈少白：（拍拍李膊）你认识那么多有钱人，找他们募捐一下吧！（不等李玉堂回答）我还约了人，先走一步。晚上七点！

李玉堂还想再说什么，陈少白已经出去了。李玉堂怔怔地呆了片刻，扭头看戏台。

戏台上，方天随着锣鼓点上场，与方红开始对打。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不分胜负。锣声一响，两个人摆了个造型！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4 . 街道 /大烟馆前 /大有记照相馆门前/ 日

李玉堂走出戏棚，黄包车阿四连忙迎上前去。

阿 四：老爷，去哪儿？

李玉堂：回家！

阿四拔腿、拉黄包车奔跑……

阿四拉着黄包车、载着李玉堂穿街过巷，沿途经过殖民地风格的各种建筑物，楼上的英国旗帜随风飘扬……

大街两边全部是新新旧旧、大大小小的广告招牌，有些更是中英文对照的。

路边摊有卖药油的，有卖手表的，有路边理发的，有晒海味的。

黄包车经过一间大烟馆前。

李玉堂从怀中摸出一块银圆，随手丢向路边倒卧的一个乞丐（刘郁白）身前。

刘郁白并未睁眼，迅捷地伸手将银圆接住，然后放在嘴边吹响，银圆发出“嗡鸣”声。

黄包车走远，刘郁白懒洋洋地起身，举着那块银圆，大摇大摆地向大烟馆内走去。

守门的大烟馆伙计见到刘郁白，并不惊奇。

大烟馆伙计：（开门对内高声叫。拉长声）刘公子到，廊前自烧！

刘郁白走进大烟馆。

街角是「大有记」照相馆。门前的美少女阿纯正娴熟地算帐收钱。门口有几张大广告照片。其中的一张就是阿纯，清纯美丽。

阿四经过「大有记」前的时候，有意识放慢了速度，目光投向阿纯。

阿纯也恰好抬眼望向街面上。

两人目光相接，阿纯对阿四报以灿烂的一笑，双颊刹时一片绯红。

阿四被阿纯吸引。一个愣神，黄包车险些与迎面而来的一个臭豆腐小贩撞在一起！

阿四一惊，回过神来，脚下使劲，提起车把。臭豆腐小贩（李复明）交叉换脚、急转身！

柜台内的阿纯吓得叫出声来。

只见李复明和阿四同时施展功夫，避开对方，半空翻转之间，一株盆栽从挑子上落下，阿四伸脚，将盆栽挑起、接住，落地后稳稳地掷还到李复明的挑子上。

这一切有惊无险，二人互相报以惺惺相惜的一笑。

柜台内的阿纯松了一口气。

李玉堂：（吓了一跳）阿四，小心看路！

阿 四：（咧嘴）是！老板！

阿四不敢怠慢，放开腿脚，专心赶路。

5 . 金利源 / 李玉堂家 /账房 /餐厅 / 日

大门推开，李玉堂风风火火地进来。管家谭九（年近六十）迎过来。

谭 九：老爷，您回来了！

李玉堂：（直奔账房）账上还有多少现洋？

谭九跟着李玉堂一起进了账房。

账房内，谭九把账本递给李玉堂。李玉堂接过账本，迅速地翻看着。显然账本上的账目让他很生气。

李玉堂：这笔钱谁提的？

谭九不说话，有些无奈地看着李玉堂。

李玉堂严厉的目光看着谭九。

谭 九：（憋了半天）少爷！

李玉堂生气地“啪“的一声合上账本。

李玉堂：六点之前给我那准备一千。

李玉堂家餐厅。圆桌上站的全是女人：李玉堂的妻妾和女儿们。大家一个个战战兢兢，等待着李玉堂的就坐。

李玉堂一脸严肃地走进来，也不说话，直接坐下开始吃饭。李

李玉堂再抬头，看到一个位子是空着的。李玉堂皱眉。

李玉堂：

一个稍显有地位的妾怯怯地说。

小 妾：在书房。

李玉堂把筷子往桌上“啪“地一放，作势欲起身，但没有动。

大家都紧张地抬头看李玉堂。害怕老爷发火。

李玉堂沉吟片刻，还是起身，扭头出去。

6 . 李玉堂家 / 李重光房 / 日

年约十八九岁的李重光正伏在书桌前认真地看书。

透过大门，看到李玉堂气呼呼地走过来。

李玉堂拿着账单一下子推门进来。

李重光被父亲毫无尊重私隐的举动吓了一跳，全身一震！同时，他马上用课本挡住正在看的书籍，起身垂手站立。

李玉堂的神情从一进门起就变了，火气一下子消了一半。

李玉堂：你在看书？

李重光：是！父亲。

看着儿子拘谨的神态，李玉堂一时无语。他抬手，想拍儿子的肩膀，却又将手收了回来。

李玉堂：（半天才憋出一句）…你…你娘的祭日快到了！

李重光：是！父亲。

李玉堂看看手里的账单，想了想，放在桌子上。

李玉堂：以后从账房拿钱，跟我说一声。

李重光：是！父亲。

李玉堂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转身离开。

李重光始终没有抬头，直到李玉堂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他才重新回到桌前，翻开刚才那本书。

特写：那本书是孙文所著《伦敦蒙难记》。

7 – 金利源门前 / 街口 / 黄昏

李玉堂怀抱着一个包裹从金利源快步出来。

阿四坐在门口的黄包车里正在吃东西，看到李玉堂出来，一口把食物塞进嘴里。起身。

李玉堂：中国日报社。快！

阿四等李玉堂坐稳，拉起车就跑。

街口。前面的路却被人群挡住了。

李玉堂掏出怀表，焦急地向前张望。

原来是一幢楼房外面搭了一个从三楼的骑楼呈「之」字形延伸至地上的竹棚，两名抬棺材的工人踏在「之」字路下段。

一众穿丧服的家属从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下，捧着死者的遗照、祭品。

此时，踏板开裂，踏板上的两名工人摇摇欲坠，形势岌岌可危！

竹棚上，一名年青男子（沈重阳）大喊着。

沈重阳：别动！

那两名工人吓得面如死灰，再也不敢动。

承托那块踏板的竹支正在不断开裂，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人群再失声惊呼！

沈重阳拿一支三寸竹，立即走近断竹处，将竹插入断竹的位置。

前头抬棺材的甲工人额头不断渗汗，牙关打战。

沈重阳再从腰间拉出一条竹篾，把五寸竹固定住，与三寸竹形成一个杠杆状态。

这时，前头的甲工人因惊恐过度，突然脚一软，向前倾跌，肩上的抬扛滑脱。

就在棺材与人向下跌落的一剎那，沈重阳选择了先救人，他一手拉住甲工人的裤腰，剎停甲工人下落之势，但自己却几乎跌了下去。

沈重阳再一手抓向下坠的抬扛，令后面的乙工人得以恢复重心，没有倒下。沈重阳顺势接手。

沈重阳：起！

沈重阳和乙工人抬着棺材，稳稳的通过断竹位置，顺利落到地上！

李玉堂长出一口气。

工 头：（朗声）发财落地，平安大吉！

人群拍掌喝釆，原本提心吊胆的丧家家属也松了一口气，上前要表示感谢。

沈重阳开心地正要接受大家的喝彩，突然看到几个人从远处跑来。沈重阳放下棺材扭头就跑。

远处的几个人很快追了过来。

沈重阳象一只猴子一样在竹棚上跳上跳下，一会儿的工夫就没影了。

乐队奏起丧乐，灵车和送葬行列开始缓慢地离开。

道路通畅了。阿四拉着黄包车从人缝中挤出一条路，向前跑去。

8 . 罗湖关口 /黄昏

中港边界关闸，英军的机关枪前，几个行商脚夫打扮的人正排队过关眼。

一个身穿西服的男子（背影）正被入境官盘问。

入境官：（国语）到香港来干嘛？

男 子：（纯正粤语）祭祖！

入境官看了看男子的脸，挥手示意放行。

西服男子走过关口，不经意地回头观望，原来他是换装易服后的白孝国！

在他身后，黑满及多弼等几个随从打扮成各式人等，正老老实实地等待过关。

9 . 中国日报社 / 门前 / 报社内 / 黄昏

车水马龙的街道，「中国日报社」的招牌不太显眼。

十几个洪门小喽啰在门前或坐或站地闲聊。

阿四拉着黄包车来到报社门前。

李玉堂仍坐车内把怀抱着一个包裹打开包裹，把钱分成两份各港币五百元的大钞，一份放回包裹内，另一份则放进另一纸袋内，再把纸袋藏到自己的衣服中。

李玉堂下车，匆匆走进报社。

报社内的一边角，用布帘遮隔。

墙上木板上钉着一张大地图（从中环码头开始的地形示意图）。

镜头见陈少白的书柜上放着一把精致的古董匕首。

陈少白、数名革命志士（包括容开、黄世仲）和十几名洪门首领已经在讨论。大家神情严峻……

此时，一名报社职员阿胜揭开布帘，领着李玉堂进来。

陈少白想跟李玉堂打招呼。李玉堂摆摆手，示意他继续。

刘 权：（一脸的不悦）陈社长，这跟白天说的情况不一样啊！你看所经之地全是繁华闹市，鱼龙混杂。这点人手，保护不了！

陈少白：权哥，那你看，得多少人手才能保证孙先生的安全？

刘 权：（指着地图）光是码头，就得一百人！（陈少白一怔）沿途每一条街把风守卫怎么也得五十人！ 这么多的人手，一千大洋不够吧！

李玉堂凝神认真地听着。

刘 权：另外，在辅仁文社、老太太家、报社这三个地方，里里外外，每处也至少要二十个兄弟吧。

陈少白有些瞠目，担心地扭头看李玉堂。

陈少白的表情也影响了洪门的兄弟，大家也都把目光投向李玉堂。

陈少白：那你说，需要多少钱？

刘权身边的几个首领窃窃私语着：「怎么着也得两千吧！」「至少三千！」「三千我们就干！」

刘 权：一口价，三千！

沉默。如死一般的沉默。大家的目光再次投向李玉堂。

良久。

李玉堂起身，把怀里的包裹往桌上一拍。

李玉堂：两千！这里定银五百！

刘权看着李玉堂，不说话也不示弱。

良久对视。

李玉堂盯着刘权，从衣袋里取出另外一半的钱轰一声放在桌上。

众人反应。

李玉堂：（字字铿锵，目光慑人）这也是五百！看清楚，是现洋！等孙先生安全离开之后，再给你一千！人手多少，你们回去开会决定，明天给我一个数目！

李玉堂眼神坚定的望着刘权，背后洪门首领们面面相觑，窃窃私语。

刘权疑惑地看着李玉堂。

李玉堂收起一脸严肃，向刘权投以诚恳一笑，同时把钱推到刘权面前。

刘权伸手将桌上那袋大钞拎了起来。

刘 权：冲你李老板的面子，这活儿，包在我们洪门兄弟的身上了！

众首领见刘权答允，也只好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陈少白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笑容。

刘权和众洪门首领纷纷站立，向李玉堂、陈少白等抱拳告辞。

刘权等人往外走，陈少白和李玉堂也跟着出门送客。

陈少白兴奋地拍着李玉堂的肩膀。

陈少白：玉堂，真有你的！

李玉堂：搞革命，你在行！谈生意，我七岁就卖橘子，你能比我强？…眼前钱，谁不贪？

洪门兄弟在前，陈少白和李玉堂在后。刚到门口，一大班大头绿衣（警员）和骑兵来到，将刚出门口的一众洪门首领和小喽啰们团团围住。

阿四急急拉开黄包车，站开一点，紧张地旁观。

绿衣头目：抓起来！全都抓起来！

刘 权：（大声喊）凭什么抓人？

绿衣头目：（出示拘捕令）总华道使有令，你们涉嫌纠党闹事，蓄意破坏社会治安！全部带回去接受检查！

刘 权：你放屁！

说完，刘权冲上去欲打大头绿衣头目，却被一名凶悍的大头绿衣挥棒扑头！

众大头绿衣头一拥而上，将洪门一干人等围在中央，双方动手撕打起来！

阿四见状，第一时间挡在李玉堂前护主。

陈少白一个箭步冲上前，挡在刘权等人的身前。

陈少白：（盯着绿衣头目）香港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许私人会客？

绿衣头目：（一把推开陈少白）少废话！带走！

陈少白还想继续阻拦，被一个大头绿衣一脚踢到了一边。

李玉堂见状，急忙上前去扶陈少白。

一众大头绿衣毫不留情地用警棍狠狠棒打各名拒捕的洪门首领！

一时间，多名洪门首领被打倒在地，大腿骨骼折断！…各人痛楚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洪门的人被制服了。

众警察用锁链、手铐将那些负伤的洪门人仕锁捕。

眼看着洪门的兄弟被大头绿衣带走，陈少白一脸的焦急。

陈少白：玉堂，你不是跟总书记官很熟吗？快去求求他——

李玉堂：（不悦）少白，我跟洪门的人不认识。我犯不上搭这么大的人情——

陈少白：（恳切地）大哥！洪门被抓，孙先生就没人保护了！

李玉堂：（看到陈少白期盼的眼神，无奈）好吧，我去——

10 . 总抚华道府 / 深夜

墙壁上挂满了史密夫与外国使者的合照,包括当年的殖民地总督。

见桌面也有照片,其中史与李玉堂合照…见大门李步入

总抚华道书房，Smith（史密夫）正研究着面前酸枝茶几上摆着的一局西洋棋。

此时，在仆从的引领下，李玉堂走进了书房。

史密夫像早已料到李玉堂会来找他，他做个手势，示意李玉堂坐下。

史密夫：（微笑着）只要你保证孙文不来，我马上放人！

李玉堂：我怎么保证？香港是自由港，来去自由。再说五年的禁令已经期满。

史密夫：（英语）李，我虽然同情你们的革命，但我不能卖这个人情给你。你要明白，我现在也受到很大的压力！（一顿）这压力不单是来自我的上司，还来自一个古老的王朝！

李玉堂：（无言）……

史密夫：你们的朝廷已经派人入境，还偷运了一批快枪进来！（随手取起枱上的古董手枪，向着李玉堂的太阳穴打了一下）你生意做得这么精明，这笔账还算不清？

李玉堂很惊讶地看着史密夫，显然事情比他想的要严重得多。

史密夫轻轻地下了一步棋，得意地看着李玉堂。

史密夫：这才是正解。（得意地看着李玉堂）还在!这雨天进出中国日报的所有人都你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1 . 九龙城寨 / 深夜

字幕：九龙城寨（清廷在香港管治的地方）

灵堂，仍身着西式洋服的白孝国在神主牌位前跪下。

牌位上的一行字写明「大清五品卿兵部主事白公清忠府君之位」。

白孝国叩头到地，庄重地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白孝国礼毕，起身，从灵堂出来到大厅。

大厅中，众官员身穿大清官服，诚惶诚恐地向白孝国下拜。

部下将几捆快枪抬来！

白孝国从伪装的竹桶内取出一个金线制成的枪套（如序场剌杀杀手一样的枪套）。

他打开枪套，取出长枪！亲自装置上新式的光学瞄准镜。

白孝国往桌子上的酒杯里斟满酒。

白孝国：（O.S）接到朝廷命令的那天我哭了！这是我34年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回报。（停顿）光绪19年从陆军行营武备学堂毕业，本以为可以在甲午之战痛击日本倭寇，可还没上战场就已经输了；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我又是一腔热情，可最终太后偏安西京，割地求和。我常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感谢老天爷，终于在今天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白孝国端起酒杯，冲着大家。

白孝国：兄弟们！干了这杯酒，诛杀孙贼，报效朝廷！

众 人：诛杀孙贼，报效朝廷！

白孝国一脸的杀气，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咣”的一声，酒杯墩在了桌子上。

字幕 ：10月12日，孙中山抵港前三日

12 –金利源门前/街道 /辅仁文社前 /日

接上。

“咣”的一声，门打开。李玉堂从家里出来。

门口没有阿四。李玉堂有些疑神疑鬼地四下看看。

（主观镜头。）

一个戴礼帽的男人，目光凶狠地看着他……

街对面的二楼上，两个男人站在一起。隐约看到他们的衣角有枪把子……

李玉堂紧张地往前走，猛然回头。一个走在他身后的男人故作若无其事地把头转向一边……

一个大头绿衣站在不远处，百无聊赖。

李玉堂正要快步去找大头绿衣，一个男人从李玉堂身边突然走过，手揣在兜里。鼓鼓囊囊的像是一把枪……

李玉堂“啊”地喊了一声。

阿四突然从斜刺里冲出，拉着黄包车，气喘吁吁。

阿 四：老爷！您干嘛不等等我——

李玉堂惊魂未定，边四下狐疑地看着边坐上黄包车。

李玉堂：中国日报社。

阿四拉着黄包车，一路小跑地去了。

辅仁文社门前的街道。一群学生群情激昂，打着横幅、标语，声势浩大地募捐游行。

一队大头绿衣从另一条街紧张而迅速地跑了过来，在这群学生前面排成了一道人墙。

此时，阿四拉着李玉堂也走过这条街，被人群阻挡。

学生中间，一个人突然跳到一个高处，振臂高呼。正是李重光。

李重光：同胞们！香港的同胞们！就在我们北边不远的地方，一个垂死的帝国还在苟延残喘，我们的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胞们！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哪怕是一分一毛，支持孙先生的同盟会。推翻这个腐败的政府，建立中国人真正的共和国——

在他们的前面，大头绿衣排成一排，紧张地挡在前面。

李玉堂张望之间，突然发现儿子站在台上演讲的正是自己的儿子。

李玉堂：（大喝一声）停车！

阿四吓了一跳，慌忙把黄包车停住。

李玉堂下车，挤过人群向中间走去。走到一半看到谭九挤在人群中一脸的焦急地关注着李重光。谭九扭头，看到了李玉堂。

谭 九：老爷！

李玉堂也不理谭九，冲上前一把拉住儿子。

李玉堂：回家！

没想到，李重光在看到李玉堂的时候表现出的是前所未有的勇敢。他一把甩开李玉堂的手，继续演讲。

李重光：此次募捐是为孙文孙先生，此次募捐是为刚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此次募捐更是为我们自己的共和国！

李玉堂一巴掌打在李重光的脸上，生生地把他拖了下来。

人群一片哗然。

李重光：（颤声）父亲！

李玉堂：（厉声）你疯了你！赶紧给我回家！

全场一下子安静了，大家都在关注这一对父子。

李重光倔强地看着李玉堂，不说话。

李玉堂：你听到没有？（一字一顿地）回家！

李重光：（低声，但坚决地）我不做清朝的奴隶！

气愤的李玉堂看着第一次反抗自己的儿子，顺手抄起手杖，上前当众狠狠地打了儿子三棍！

李重光咬牙含泪默默承受了父亲的责打，然后一言不发，倔强地抬眼盯视着李玉堂。

李玉堂：（喘着粗气）……你……

李重光紧咬着嘴唇，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谭九上前拉李重光。

谭 九：少爷，回家吧。别惹老爷生气……

李重光对李玉堂充满了怒火。李重光上前一把把李玉堂的手杖夺过来，扔在了地上。

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李重光扭头一挥手，学生们欢呼着跟着他向前面走去。

李玉堂呆呆地站在原地，好似世界一下子坍塌了。

谭九上前想安慰李玉堂。

谭 九：老爷，您别生气了……

李玉堂：（突然大怒，指着谭九的鼻子）你是怎么管教少爷的？

13 – 中国日报社内 /日

门“咣”的一声被推开。陈少白正在制版，李玉堂气势汹汹地站在他的面前。

李玉堂：（气喘吁吁）我儿子每天上街游行示威，搞募捐，你知道不知道？

陈少白被李玉堂的话问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李玉堂：（厉声）跟你有没有关系？

陈少白：……

李玉堂：（将几本进步书籍拍在桌子上）你送他这种书你想让他干什么？

陈少白也不说话，拿起几本书翻了翻。

( 书上次页有少白题字及签名 )

陈少白：（小声嘀咕）这四本是我送他的，这两本是送你的……

李玉堂：(老弟)！你越界了！

李玉堂气得在屋子里乱转。陈少白站在一边也不敢说话，也不敢乱动。

李玉堂：从一开始我们就约法三章，我只出钱不出力。可从昨天开始，见洪门、求史密夫，现在你还把我儿子卷进来了——陈少白！我是个商人，我儿子将来也是个商人。他要继承我的产业，我只有这一个儿子！我……从今天开始，你们的事儿我退出。我不干了！

说完，李玉堂扭头就往外走。

陈少白：（突然喊）玉堂！

李玉堂停下，但没有扭头。

陈少白：我们干的事儿不对吗？

李玉堂不说话。

陈少白：有其父，必有其子！重光长大了，他要真想干什么，我们拦得住吗？

李玉堂没说话，表情沉重，走了出去。

（隔时空）

从屋外透过窗户，陈少白还在屋子里忙碌着。

一个人站在外面的街道上，看着屋内的陈少白。此人正是白孝国。

白孝国神色凝重。

14. 神功戏戏棚后台 / 后台角门 / 傍晚

后台角门，方天正在跟方红说话。

方 红：爹！晚上我不想演《水漫金山》，我想演《红军刀》。

方 天：（微笑着）那怎么行？海报都贴出去了。

正此时，陈少白走了进来。

方天不动声色地跟陈少白点点头，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记着曲目的大红色戏折子和一块银圆交给方红。

方 天：丫头！去西环戏棚找袁老板，就说方家班五天后去他那儿演出，剧目由他定！

方 红：（脱口而出）演《红军刀》！

方 天：人家是老板，人家定！

方 红：一定演《红军刀》！

说完，方红拿着东西蹦蹦跳跳地走了。

方天疼爱地目送方红离去。

陈少白：（感慨地看着方天）方将军真是侠骨柔情……

方 天：自小带她四海漂泊，我欠她太多了。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带她回家乡。

陈少白：可是方将军——情况有变，恐怕给不了你钱了。

方 天：没钱我们也干！

陈少白：（感激地看着方天）……

方 天：庚子年被朝廷追杀，我们千里逃亡来到香港。五年了，兄弟们日夜想念天津老家。陈社长，孙先生来，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话音未落，戏棚内的油灯全数被敲碎，登时漆黑无光。

方天一惊，拉着陈少白沿墙角往戏棚后台走。

后台黯淡一片，寂静无声，只有众人头上一轮明月照射下来，气氛更形肃杀紧张。

光投射下的白布幕上，见数十个黑影浮现起来！

但见黑影如走马灯般在白幕上转动，尤如十面埋伏。

兄弟一时分不清敌方方向，陷入一片怯慌混乱。

方 天：兄弟们，散开！

话音未落，十数枝莲花棒从四方八面穿过白幕，刺向众兄弟。

众奋力反抗，却形如困战斗，连随中伏倒地。

黑满带领手下破幕而出，以莲花棒重重击向身受重伤的众兄弟。

鲜血溅在白布幕上，伴着不绝惨叫，场面令人心寒。

方天把陈少白安置在一个安全的角落。

方 天：待在这里别动。

说完，方天向另一个角落飞奔而去。

陈少白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方天边避走，边用长刀斩开挡在面前的一幅幅白布幕，迎面却见白孝国出现在他面前。

白孝国在袖中滑出一尖锐茅头，方天接招，二人展开撕杀剧斗。

但见方天众兄弟死伤殆尽，黑满随即带领手下慢慢向方天压来。

方天招架不住，突然虚晃一招，转身败走，黑满即把莲花棒向方天一伸。

方天闪身一避，冷不防莲花棒中藏着暗器铁莲花。

方天中招，倒在血泊中，当场殒命。

顷刻，戏棚后台只剩破烂的白布幕随风飘动，满地尸首，气氛骤然如灵堂般令人寒惧。

陈少白躲在角落，往外探头看。见四下无人，起身悄悄地往戏棚外跑。

就在陈少白马上要跑出戏棚的时候，突然白孝国站在了门口，冷冷地看着他。

四目相视。陈少白站住了。

黑满出现在陈少白的身后。“轰”的一声，陈少白倒地。

15 . 神功戏戏棚 / 夜

此时的神功戏戏棚已经被大头绿衣封锁，戏棚外围有许多油灯、火把在「走动」。警方已封锁了「凶案」现场，外围有附近的居民和途人站着观看。

阿四拉着黄包车载李玉堂赶到戏棚。

李玉堂下车，拨开人群，走到封锁线的最前边，焦急地张望。

这时，正有一些医护人员和工人陆续把一具具尸体从戏棚后台抬出来，放在空地上。

围观的途人一些惨不忍睹，一些议论纷纷…李玉堂呆住了！

李玉堂向一名警员队长询问。

李玉堂：死的是什么人？

队 长：（认出李玉堂）李老板！……仇杀，戏班的人全死了！

李玉堂：我能进去看看吗？

说着李玉堂从衣袋内拿出几枚银圆塞给队长。

队长有些为难地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银圆，挥手，放李玉堂进入封锁线内。

（主观镜头）

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死状凄惨。李玉堂是在找陈少白。

突然封锁线外一片喧哗。

李玉堂回头，只见方红冲过封锁线，哭喊着。

几名警员连忙上前阻挠拦截，方红施展武功，身手干净利落，把几名警员都推倒或击开。

更多的警员过来，举枪对着方红。方红不敢动了。

李玉堂急忙走过去，对警员队长。

李玉堂：我认识她。她是戏班的。

警员队长没说话，算是默许了。

方红冲到尸体摆放之处，便快手逐一揭开尸体上的尸布，每一个死的都是戏班的「叔伯兄弟」，方红一边揭、一边越来越心惊胆战，甚至喃喃说出死者的称呼。

终于，方红揭开一个尸体上的尸布，尸体正是父亲方天。

已逝的方天怒目圆睁，死不瞑目。

方红呆了！发软了的双膝跪下。

她低着头，伸出不能止震的手，先为死不瞑目的父亲合上双眼，再用衣袖抹去父亲脸上的血迹…轻轻抚模父亲尚有血迹的脸。

李玉堂的反应。他也认出了方天。

方红悲伤之间，定过神来，发现父亲身上有一枚暗器铁莲花！

方红拔出暗器，神情复杂的望着那个暗器，恨恨地咬着牙。

李玉堂继续翻最后的几具尸体，不是陈少白。他长出一口气。

李玉堂扭头看着方红，不知该如何安慰。

16 – 街上 / 夜

阿四拉着黄包车往回走。

黄包车内，李玉堂神情严肃。(回忆与陈少白的一些片段)

慢慢地，一滴泪水从他眼角滑落。

天开始下起毛毛雨 !

字幕 ：10月13日，孙中山抵港前二日

17 . 金利源 / 李玉堂家 / 晨

“咚咚咚”的敲门声。

谭九衣冠不整地出来开门。

门开。容开气喘吁吁地样子。

容 开：不好了！报馆被封了！

18 – 中国日报社内 / 外 /街边/ 晨

李玉堂推门进去。

一片混乱打斗，黄世仲等人为保护印刷机器，被大头绿衣打翻在地。

有些大头绿衣开始把印刷机器乱砸乱打！

李玉堂：（大喝一声）住手！

大头绿衣们看到是李玉堂，都停了下来。

李玉堂环视四周，然后扭头出来。

报社外。聚集了人群，人群中，臭豆腐小贩李复明也在看热闹，他将臭豆腐挑子退靠在墙边。

为首的大头绿衣头目（同第9场带队捉洪门的头目）依照手令文件，高声宣读。

绿衣头目：中国日报煽动民众不良情绪，妨害社会正常秩序，总华道使命令，实时查封，以正世风！

李玉堂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眉头紧锁。

一阵喧哗传来！只见李重光和一群「进步学生」边叫边走来。

李重光：封报无理！

众学生：封报无理！

李重光：出版自由！

众学生：出版自由！

李玉堂看到人群中的李重光，又惊又忧。

此时，大批大头绿衣从报社出来，搬走刚刚印好的报纸和号外。

黄世仲一时激动，边叫边冲上前，阻止大头绿衣没收报纸。

一名大头绿衣用警棍狠狠打在黄世仲的头上，黄世仲登时头破血流！

围观的人群和众学生一阵骚乱……李玉堂怒气上涌，冲上前挡住受伤的黄世仲。

李玉堂：（一脸的愤怒）不许动武！

群中的李重光见父亲竟然在场，不由得十分惊讶。

大头绿衣头目认得李玉堂，挥手指使手下不要再打黄世仲。

同时，阿四奔过去，护着李玉堂，李玉堂扶起黄世仲，急拿出手帕替黄世仲止血！

这时，史密夫与随从官坐着轿而来。

随从官：（大声喊）所有闲杂人等，不得聚众，立即散去！

李玉堂看见史密夫到来，突然爆发一股蛮力，步履坚定地走到史密夫的跟前，用英语当众质问史密夫。

李玉堂：（英语）（义正词严地）英国政府不是标榜法制人权吗？阁下的行为象个屠夫！

史密夫：（英语）李，别管闲事！

李玉堂：（英语）戏棚死了十多条人命，你不管！中国日报主编陈少白失踪，你不查！今天反而无故来查封报馆！（国语）中国有句古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玉堂最后的一句话引得周围看热闹的群众窃窃私语。

气氛一时变得紧张起来。

史密夫完全没有想到平日左右逢源的李玉堂会做出如此举动，他有些下不来台。

史密夫：（英语）（愠怒地）别以为我平时给你几分薄面，你就可以来教训我怎么做人！

李玉堂：（英语）你收了他们多少钱？我出双倍给你！让他们滚蛋！

史密夫：（警告）朋友！（靠近李玉堂的耳边，半带提醒）你现在的样子很让我担心，象条疯狗！

人群中的李复明对英勇的李玉堂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禁大喊一声。

李复明：好！

围观群众一阵喝彩！

史密夫当众受到李玉堂羞辱，灰头土脸地喊了一句（英语）「收队！」便策马转身，匆忙离开了现场！

众大头绿衣列队而去。

群众散去…李复明亦带走两盆盆栽，挑着臭豆腐挑子离去…

李重光一脸的自豪。

一学生：（轻声问身边的李重光）他是谁？

李重光：（自豪地说）我爹！

人潮中，李玉堂和李重光两父子四目相对，李重钦佩地望着父亲，脸露笑容！

报社内。一片狼籍，印刷机被砸坏，各人为受伤的同志（包括容开、黄世仲等）止血疗伤包扎。阿四也在一旁帮忙。

众人沮丧得如斗败公鸡，士气崩溃了。

容 开：（苦笑地自嘲）咱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还怎么保护孙先生！

众人陷入一阵沉默。

李玉堂偷眼看了看儿子李重光的方向。李重光目光欣切，李玉堂觉得要讲些说话了。

李玉堂：（很随意地）大家放心，少白不在，还有我呢！

众人的反应，好像一下子又有了主心骨。

容 开：（激动地上前）李老板，有什么高见？

李重光热切地看着父亲。

李玉堂淡然一笑，没有回答。

李玉堂走到陈少白的办公桌前，看着桌上的陈少白的照片，是跟自己的合影。照片中的两个人在海边，仅穿泳裤，笑得灿烂惬意。

扭头再看眼前的这一片狼藉，李玉堂目光坚毅。

李玉堂：大家先把东西收拾一下吧，都辛苦…暂且休息一下，给我一些时间想一想! 阿四，跟我走！

19 . 码头 / 日

码头上人流熙熙攘攘。

李玉堂正坐在码头旁的椅子上，不时抬头环视四周景象，若有所思。

黄包车停在一旁，阿四耐心的倚着，未有打扰，只是有点好奇李玉堂在干甚么，也跟着环视四周。

一艘轮船即将入港，汽笛长鸣。

李玉堂：（突然起身）阿四，走！

阿 四：（不明所以）您上车啊，老爷！

李玉堂：（一笑）你拉车，我跟着。

就这样，阿四拉动黄包车向皇后大道走，李玉堂一直跟在后（距离十步）。

周围的环境起了变化，黄包车两旁渐现夹道欢迎的群众，也响起群众的欢呼声…【特技制造的幻象画面】

进入李玉堂的幻想空间，他想象着孙中山抵港那天的情况。

时李玉堂向黄包车一望，已把孙中山幻想成坐在黄包车上。

20 . 皇后大道 / 日

「孙中山」所乘黄包车进入皇后大道。

人流穿梭往来，两旁林立的店铺和住宅，无数个窗户开开闭闭。

李玉堂一步不落地跟在黄包车后面，警惕地向四下观察。

阿四不时回头李玉堂，仍然不明白李玉堂在干什么。

李玉堂的主观视角：行色匆匆的人群中，不时有不可疑人的身影闪现，稍纵即逝。

几处拐角的窗口和重要的制高点皆被急推特写。

李玉堂意识到危机四伏。他留意着各式各样的建筑物。

突然，一声清脆的响声，人群大乱，群众尖叫声。

【回到现实】

响声把李玉堂带回现实，李玉堂还未完全回过神来，一支竹竿突插在他的面前。

但见身手敏捷的沈重阳，在李玉堂和黄包车中间，撑竿一跳，整个人就跳到不远处一座搭了竹棚的三层楼宇的高处。

李玉堂正惊叹着之际，随后以包十为首的十几个人向沈重阳猛追过来，穿过李玉堂及黄包车中间的空位，差点把李玉堂撞过正着。

包十等人攀上高处追打沈重阳，见沈重阳敏捷地在竹棚中左闪右避，包十在竹棚上健步如飞，紧迫着沈重阳不放，二人尤如上演着一场精彩的空中表演。

沈重阳边闪避边叫嚷。

沈重阳：我没钱！

包 十：放屁！昨晚看你又去赌场了！

沈重阳：我是想赢钱还你！

包 十：你这辈子几时赢过？

包十等人围追堵截，不依不饶。

沈重阳并没有还手，只见他身手敏捷，不断从一个竹棚飞跃到另一个竹棚，动作一气呵成，极富节奏感…间距大的时候，他甚至会利用下面攻击他的竹竿过渡！

十几个人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伤及沈重阳半根毫毛。

李玉堂看呆了。

李玉堂看着沈重阳的身手，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赶步上前，挥手制止大家的械斗。

李玉堂：诸位兄弟住手！有话好好说！

包十等人似乎根本就没有听到李玉堂的话，继续围堵沈重阳。

沈重阳：住手！有人喊住手了！

包十等人这才停下，扭头看李玉堂。

包 十：（不认识李玉堂）你喊的？

李玉堂：他欠你多少钱？我替他还！

包十疑惑地看着这个有钱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替沈重阳还钱。

沈重阳也很奇怪地看着李玉堂。

包十他们又互相看了看，然后七嘴八舌地突然说。有的喊三块大洋，有的喊两块。

李玉堂一笑，从怀里掏出两块大洋。

李玉堂：（冲阿四）阿四，你登记一下，明天让他们到账房去取！（对包十）来，算我请大家喝茶了！

众人的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一片惊叹。

包十走到李玉堂跟前，看李玉堂伸着手没有收回的意思，知道是真的，小心翼翼地一把拿过钱。

包 十：谢谢老板！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兄弟，尽管开口！

李玉堂：我会找你们的！

包十挥手带众兄弟走。走了两步突然回头看李玉堂。

包 十：（指着沈重阳）老板！这人信不过的！

李玉堂一笑，没有说话。

看到包十走，沈重阳这才灵巧地从竹棚顶溜下地来。刚好落在李玉堂面前。

沈重阳上下打量李玉堂。

沈重阳：你干嘛替我还钱？

李玉堂：（打量沈重阳）你搭竹棚一月工钱多少？

沈重阳：（想想）五块！

李玉堂：后天帮我干个活，给你五十块。

沈重阳：（狡黠地）五十？

李玉堂：一百！

沈重阳：……

李玉堂：先付三十。明天中午到中国日报开会，二十。事成之后，五十！

沈重阳：（诡秘一笑）给这么多！玩命的活吧。

李玉堂：（指着上面）到楼顶竹棚上，替我把风！有情况，挥挥红旗就行！

沈重阳：（显然不相信）没危险？

李玉堂：（指着上面）只要你不下来。

沈重阳：现在给我五十，我接！

李玉堂掏钱。沈重阳接过钱扭头就走。

李玉堂：（在后面喊）别忘了！明天中午到中国日报社开会！

沈重阳挥挥手，继续往前走。

阿 四：（有些埋怨）老板！万一他不来呢？

沈重阳：（扭头看李玉堂）是啊！我要不来呢？

李玉堂：（一笑）另外那五十你不想要了吗？

沈重阳：说得也是！

沈重阳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阿四埋怨地看着李玉堂。李玉堂拍拍阿四的肩膀。

李玉堂：继续走吧。

阿四不高兴地拉着黄包车继续往前。李玉堂跟在后面。

21 . 杏燕楼 / 日

白孝国坐在杏燕楼楼上靠窗的座位。

他往窗下看，好像看到了李玉堂刚从下面经过。

那支上了光学瞄准镜的新式快枪包裹在皮套内，摆在一旁。

史密夫：（O.S）白统带！

白孝国闻声回头，史密夫已来到他面前。

史密夫：香港最好的餐厅你都能找得到。真是个香港通啊。

白孝国：（笑中带刺）当然。五十七年前，香港还是我大清国的领土。我能不熟悉吗？总华道使先生。

史密夫：（坐下，开门见山）白统带来香港我们欢迎。不过，我绝对不允许在香港制造混乱！（低声厉色）昨天晚上，神功戏棚死了三十多个人！

白孝国：（露出锐利眼神，但瞬间又收敛，憋出一脸讪笑）抓到凶手了吗？

史密夫：（也附和一笑）中国有句老话叫「入境问禁」！我希望戏棚的屠杀案，只是意外巧合，更希望楼上客房清缴的快枪跟阁下无关！

白孝国闻言一惊。

此时，楼下传来嘈吵声，白孝国向楼下望去。

只见楼下一队大头绿衣正将一批快枪收缴运走。

黑满和几名部下怒目地站在一旁，蠢蠢欲动！白孝国摆摆手，示意黑满等勿轻举妄动！

史密夫：这两天，我不会听到枪声，也不会看到有人无缘无故地死。对吧，白统带！

白孝国：但愿！

白孝国站起来，顺手拿起包裹快枪的皮套，转身离去。

史密夫：大辫子配西装，白统带看起来很滑稽。

白孝国：（明显受到了侮辱）穿西装配裙子。若是以貌取人，英国人又能好到哪儿呢？

白孝国说完，转身离去。

史密夫看着白孝国的背影，若有所思！

22 . 街道 / 大烟馆外 / 小巷 / 日

李玉堂跟着阿四来到大烟馆的外面。（第四场李玉堂丢银圆给刘郁白之处）

李玉堂举目张望，不见刘郁白影踪。

阿 四：老爷，你还要给那个叫花子送钱啊？

李玉堂：（苦笑）叫花子？！…五年前，上环一条街还包括我们的金利源都是他们刘家的。当年若不是他老爹照应，我哪儿有今天！

人头攒动的街角。刘郁白半死不活地躺在路边的垃圾堆中混睡，他那身千窗百孔的衣衫几乎成了垃圾堆的一部分。

餐馆后门走出一个伙计，手上捧着一碗冷饭及剩菜。

伙 计：刘公子！吃饭了！

刘郁白也不睁眼，乜斜着侧身抓了一把饭塞进嘴里。

刘郁白正要吃饭，突然一个绒布袋子（装满银圆）向刘郁白打来。刘郁白突然拧身而起，不但避过袋子，进而伸手翻飞将袋子夹在手中。

李玉堂现身，微微点头微笑。

李玉堂：小老弟

刘郁白掂掂钱袋子，见那么多钱。一笑。

刘郁白：有事？

李玉堂：（一笑）想请刘公子做一天的保镖！

刘郁白的耳朵抖了抖，好像有所觉察。

刘郁白：保你？

李玉堂：不是！

刘郁白：我看就是你！

话音未落，刘郁白捏了袋子一下，一个银圆从他的手指罅隙中突了出来，刘郁白用力挥出。

银圆去处，一个鬼魅般的黑影（跟踪者）忽闪一下就不见了，银圆深深嵌入对街墙壁上。

李玉堂、阿四呆在当场！方知被人跟踪！

阿四追，跟踪者已逃去！

刘郁白起身，从腰际掏出一张发了霉的当票，扔给阿四。

刘郁白：赎回来！（问李玉堂）哪天？

李玉堂：后天！

刘郁白大摇大摆地走向大烟馆。

大烟馆守门的伙计见到刘郁白，照旧一边开门，一边对内高声叫

伙 计：（对内高声叫。拉长声）刘公子到，廊前自烧！

刘郁白一瞪眼，将袋子的银元摇一摇。

伙计一愣，马上变得低眉顺眼，风风火火地赶前跑进去张罗。

伙 计：（高声叫。拉长声）快叫花牡丹，包厢一品香侍候！

刘郁白一笑，走进大烟馆。

李玉堂想不到竟然如此简单的就找到一名「高手」帮忙。

阿四把当票递给李玉堂。李玉堂打开当票一看，见写着「铁扇一把」。

阿四看着李玉堂，犹豫着说。

阿 四：老爷，您……是不是要找会功夫能打架的？

李玉堂：是啊！你认识这样的人？

阿 四：不敢说，不过可以试试——

23 . 街道 / 日

街道上，卖臭豆腐的小贩李复明正在摆档、煎炸臭豆腐。

李复明：（叫卖）臭豆腐！不臭不要钱！

这时，一阵纸碎飘落在热滚油的油锅内…李复明发现已迟。

他四望无人，便将手插进炽热的油锅内…他从油锅内把手伸出，手掌一打开，将掌心上的纸碎抖在地上…他若无其事地把手放在裤上擦两擦。

就在这个时候，阿四悄悄来到李复明近前，突然将手中水壶向李复明兜头泼来。

李复明及时反应，闪身躲过水瀑，热油锅却失手打翻，眼见热油即将伤及两个路人。

不远处的李玉堂惊得喊出声来。

阿四见状，眼疾手快，飞身一一将两个路人或架或拉开。

同时，李复明也已经用油锅将滚油尽数收回锅内。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把李玉堂和两个路人全看呆了…

李复明将油锅收好，一头雾水地盯着傻笑的阿四，愣神。

李复明：你干什么！

李玉堂：（上前拱手）这位兄弟，好俊的功夫！

李复明：（一愣，随即露出欣喜的笑容）我见过您，李大侠！

李玉堂：（饶有兴趣地）哦？

李复明：昨天在报馆，李大侠大骂洋人，真解气！（说着冲李玉堂竖起大拇指）李大侠，我李复明就会点拳脚。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言语！

李玉堂：好啊！后天怎么样？

李复明：（激动地）真要打啊？！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真正打过呢！（摩拳擦掌，双眼放光）打谁打谁？是打洋人吗？

李玉堂：（看着他可爱的神情，欣慰一笑饶有兴趣地）打坏人！

24 . 孙文母亲宅 / 对面楼宇的房顶 / 日

白孝国一张神情严峻的脸。他正在一座楼宇看着对面的孙文母亲家。黑满、多弼及两名随从站在他身后。

孙文母亲的宅邸。透过睡房的窗口，可见一个病妇安睡在床上。

镜头移向大宅门前，有几名大头绿衣在巡逻守卫。

黑 满：大人。听说孙文是个孝子，要是我们现在出手把他老娘抓住——

话音未落，白孝国回手就是一巴掌！

白孝国：百善孝为先！你他妈的想让人戳我的脊梁骨吗？

黑满低头，不敢说话。

白孝国：记住!我们今次的目标只要孙文 !!

25 . 街道 / 神功戏戏棚旧址 / 日

阿四拉着黄包车，路过神功戏戏棚旧址，现在，已是一片门可罗雀的凄凉景象。

突然，李玉堂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在空荡荡的戏棚内烧着纸钱。

李玉堂：（急忙）阿四，停车！

空荡荡的戏棚内，方红正孤零零地为父亲以及师兄弟们烧着纸钱。

李玉堂静静地来到方红的身旁。

方红小小年纪，却十分坚强，她没有一滴眼泪，满眼是倔强和仇恨的力量。

李玉堂拿起大把纸钱，投入火中。

方红抬头狐疑地看着李玉堂。

方 红：你认识我爹？

李玉堂没说话，继续拿起纸钱投入火中，一顿，心生一念，掏出一小袋银圆递到方红手中。

李玉堂：这是…妳父亲留给你的！做盘缠回老家吧。

方红闻言，退后，不但不接银圆，而且眼神充满敌意。

方 红：你骗我！你根本不认识我爹？

李玉堂：……

方 红：（警惕地退后了一步）你要认识他，就会知道我们是朝廷的通缉犯！（惨然）我家早就毁了！

李玉堂：我跟你爹有过一面之交……其实，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方 红：你骗人！

方红说完，立即转身逃离神功戏戏棚。

李玉堂没动，继续看着被火烧的纸钱。

李玉堂：（喃喃着）我朋友那天也在这儿，现在生死未卜——

26 . 九龙城寨 / 黄昏

火苗幻化成陈少白疲惫的脸。

一个简陋房间内，窗户加装了铁枝窗框。

陈少白侧卧在地上，一身污秽。

此时，一名白孝国的部下（看守者）扯开房门外的铁链枷锁，迅速打开房门。

陈少白睁开眼，只见白孝国站在他的面前。

白孝国：少白！一天了，你不吃不喝不说话。你打小肠胃不好，回头难受可别说我没提醒你！

陈少白冷冷地看着白孝国。

白孝国：先吃饭！（从怀里掏出一瓶酒）竹叶青，特意从京城给你带来的。

部下把食盒打开，丰盛的酒菜。

陈少白：（一笑）吃完好送我上路？

白孝国：（倒上酒）怎么可能！年轻时我们兄弟结拜，同生共死。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一笑）不过你总算开口说话了！

陈少白：既是最好的朋友，那现在就放我出去！

白孝国：（摇摇头）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你知道。我怎么可能这时候放你出去给我捣乱呢？（停顿）放你，15号以后。

陈少白：（厉色）白孝国，你我分道扬镳之时我就断言，你不过是满脑子忠孝仁义的清廷走狗。现在看来，果不其然！

白孝国：（象被说中命门一样突然咆哮着）混蛋！你以为我只懂得对朝廷惟命是从毕恭毕敬吗？我不是！武备学堂毕业时听到甲午海战失败的消息，我比你哭得更痛！庚子年我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半壁江山、惨遭洋鬼子蹂躏。我难过了整整一年！那时候你在干什么？那时候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口口声声师夷长技以制夷！可是洋人给了你们什么？我告诉你，洋人都是狼子野心，他们不会让我们好过的。这个国家迟早要毁在你们这些人手里！

陈少白：（痛心疾首）孝国，亏你受的还是西式教育！为什么不愿意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呢？这世界很大，比你想象的大多了！

白孝国：凭你们这几个乌合之众开个会游个行就能救中国？少白，我也早就断言你成不了大事。你胆子太小！（突然拔出匕首，刀锋抵住陈的喉咙）从小你见血就晕，现在好点吗？

陈少白被白孝国突如其来的行为吓住，一动不敢动，浑身哆嗦。

一旁的守卫看着陈少白。

白孝国：就你们这副德行，救得了中国？（放开陈少白，眼眶有泪）我不杀你。后天以后，也不想再看到你！

说完，白孝国快步出去。门“咣”的一声又锁上了。

陈少白脸上的恐惧在瞬间消失。他做这一切都是装的。

27. 街道 / 大有记照相馆附近 / 黄昏

黄昏，天色微暗，街上的店铺开始关门了。

阿四拉着黄包车走在回家的路上。疲惫的李玉堂在车上眯眼休息。

阿 四：（鼓起勇气）老爷，您还需要人手保护您的朋友吗？

李玉堂：（并未睁眼）要啊！

阿 四：（下决心）老爷，您看……我行吗？

李玉堂：（睁开眼）你？！

阿 四：（真诚地）我也练过。要是您觉得我有用，我愿意……

突然间，李玉堂回忆到刚才阿四跟李复明交手的片段，镜头反过来，见阿四的身手也很利落。

李玉堂：（严肃地）可是阿四，后天的事儿很危险……！

阿 四：我不怕！能帮上老爷的忙，我心里高兴！

阿四殷切地看着李玉堂。李玉堂点点头。

阿四开心之极，扭头拉着车快乐地跑了起来。

阿四拉着车边跑边说。

阿 四：老爷！过些日子，等您有空了，能帮我个忙吗？

李玉堂：你说！

阿 四：（大胆坦白）我……我喜欢「大有记」的阿纯三年了，可…我没什么出息，不敢去提亲！

李玉堂被阿四他真诚和质朴打动了。

李玉堂：你的亲事，包在我身上！

阿 四：谢谢，老爷！

阿四开心地继续拉车。

李玉堂：（突然）阿四！…调头！

阿 四：（一愣）调头？去哪儿？

李玉堂：「大有记」！

阿 四：（知道李玉堂现在就去提亲）（大声回答）现在就去？？

李玉堂：现在就去！

阿四拧身转步调过车头，双眼笑出了泪花，撒腿狂奔起来！

李玉堂望着阿四的背影，陷入沉思。

28.「大有记」照相馆门外 / 内 / 傍晚

街角是「大有记」照相馆。门口还是那几张大广告照片。阿纯的照片依旧清纯美丽。

门口。阿纯正坐柜枱前点算帐簿，张大有则在招呼客人。

阿四拉着李玉堂过来，停车。李玉堂一前一后向屋里走去。

阿纯看到阿四，一脸的惊讶，很好奇他怎么敢进来。阿四傻傻地冲阿纯笑着。

李玉堂看到阿纯：如此标致的一个姑娘。回头疑惑地看阿四，阿四自豪地点点头。

张大有看到李玉堂进来，继续迎上前。

张大有：哎哟李老板！有什么吩咐，我们到府上去伺候。您老怎么亲自来了？快请坐！

李玉堂四下看看，然后对张大有认真地说

李玉堂：大有兄，想给你家阿纯姑娘提门亲事——（把阿四推到前面）这是阿四，在我金利源十多年，懂事厚道，又知道疼人。

阿纯闻言既惊且喜，羞红了脸，垂首低眉。

张大有疑惑地看看阿四，又看看李玉堂。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阿四和阿纯的反应。

李玉堂：（真诚地）李某一辈子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精于计算。今天，我不想跟大有兄虚与委蛇说客套话了。阿纯姑娘年轻漂亮，阿四可能配不上她。但我保证，日后阿四在我金利源不论职位还是薪水都不是问题。我会拿他当亲儿子看待。

李玉堂说的动情，一旁的阿四已经热泪盈眶了。

李玉堂：阿四，快把聘金拿出来。

阿四取出一封利是，一脸诚意却带点战兢的递给张大有。

见张大有有点犹豫，李玉堂一手把利是塞进他手中。

张大有听着李玉堂的话，边摸摸利是，发现蛮厚的，乐了。

张大有：（乐得合不拢嘴）您说了算，您说了算！能攀上您李老板这门亲事，也算是我们的造化。阿纯啊，快给李老板看茶！

阿纯羞涩的站起离开柜枱，微拐着步向内店位置。

李玉堂始知道阿纯患有腿疾。

张大有：李老板，您给算算日子。哪天过门合适呢？文定和大礼多少，安床、上头具体怎么安排，咱们都要好好合计一下。还有婚宴在哪儿摆？李老板您可想好了？

李玉堂只留意着一拐一拐的阿纯。

李玉堂看阿纯，见阿纯微红着脸蛋，回头望着阿四，二人情深款款的对望。

阿四随意回过头，见李玉堂正望着自己，感激的笑了笑。

张大有走到李玉堂的跟前。

张大有：李老板，您说呢？

李玉堂的表情很凝重，看着张大有，憋出一脸笑容。

李玉堂：大有兄，我们——我们照张全家福吧。

张大有一怔，没想到李玉堂这个时候会说这个。

张大有：好！好！

李玉堂和张大有坐在中间，阿四和阿纯站在他们的身后。

张大有、阿四和阿纯笑容灿烂，唯有李玉堂的神情严肃中透着一丝冷清。

29 . 街道 / 夜

明月高悬，街巷中熙熙攘攘的人群。

经过一整天的东奔西走，阿四拉黄包车载李玉堂走在街上。

阿四一脸的幸福。

阿四突然停下车，扭头对着车里的李玉堂纳头便拜。

阿 四：老爷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给您当牛做马！（眼角有泪）谢谢您！

李玉堂急忙起身，扶起阿四。

李玉堂：阿四，该谢的是我！

阿四看着李玉堂，不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

李玉堂看着阿四，五味杂陈。

30. 李玉堂家 /餐厅 / 夜

餐厅中的圆桌边，依旧全是女人：李玉堂的妻妾和女儿们。大家一个个战战兢兢，等待着李玉堂的就坐。

李玉堂坐下，妻妾们也坐下。李玉堂抬头，李重光的位置还是空的。

李玉堂没说话。

这时，李重光端着一壶刚刚热好正冒着热气的上好花雕走了进来。

李重光走到李玉堂身边给李玉堂倒酒。因为紧张，有点哆嗦。

李玉堂忙伸手帮忙，酒撒在桌上。

李玉堂和李重光同时拿袖子擦桌子，有些忙乱。

李玉堂抬头看李重光。二人目光相对，都有些不习惯。李重光低下了头。

李重光倒完酒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父子再次相视。李玉堂的眼眶似乎有些湿润。

李玉堂拿起酒壶，给李重光的杯子里也倒了一杯。

李重光受宠若惊地看着父亲。

李重光哆哆嗦嗦地端起酒杯，看着父亲。

父子相视。李玉堂微笑地看着儿子，示意碰杯。

李重光也微笑着。

父子碰杯。酒杯相撞发出清脆的声音。二人一饮而尽。

妻妾、女儿们掩着嘴偷偷地乐了。

父子互相看着。

字幕 ：10月14日，孙中山抵港前日

31 . 李玉堂家 / 偏厅 / 餐厅 /清晨

大门被砸得“咣咣”响，谭九去开门。

形容憔悴的方红站在偏厅的门口看着屋子里的李玉堂。

方 红：我想管你要100大洋，葬了我爹他们。

李玉堂：（点点头）好。

方 红：我饿了……

方红狼吞虎咽地吃着。她的旁边，好几个碗已经是空的了。谭九站在一旁。

李玉堂坐在她的对面看着她。满眼的温柔。

李玉堂：（对谭九）添饭——

方红吃完最后一口，放下碗，又喝了几口水，抹抹嘴才抬头看李玉堂。

方 红：我想见见你那个朋友！

李玉堂：你爹死的时候他也失踪了。他去找你爹帮忙。

方 红：什么事儿？

李玉堂：孙先生明天来香港，需要人保护！

方 红：我爹答应了？

李玉堂：（点点头）……

方 红：（一脸坚定）要是还缺人手，算我一个。

李玉堂：方姑娘，这事很危险。（停顿）你还是个孩子……

方 红：我要完成我爹的遗愿。

李玉堂看着方红，没有说话。

门开了，谭九端着饭菜进来。李玉堂急忙起身，接过饭菜，准备放在桌上。

谭九指指方红，李玉堂扭头。

方红趴在桌上睡着了。

李玉堂脱下自己的长衫，盖在她身上。

32 . 九龙城寨 / 囚禁房间 / 走廊 / 天井 / 日

九龙城寨的囚禁房间。

陈少白边用力地摇动身旁一把椅子的椅脚，边谨慎地从破裂的门繨往外看：一名看守正守在外面打盹。（26场的看守）

椅脚已变松，陈少白面露坚定神色，轻轻摔破身旁一个饭碗，拾起其中一块碎片，深深的插入自己左手手臂中。

陈少白痛得咬牙切齿，鲜血不断从伤口中溢出，把他身上的白色西装染得血红。

房外，负责看守的汉子听到房间内传出陈少白的痛苦惨叫声。

看守反应，探首，在破裂的门缝隙望入去。

只见陈少白晕倒在血泊中。

看守者不虞有诈，立即松解房门外的铁链枷锁。

见陈少白一动不动倒卧在地。

看 守：喂！你怎么了？（转身喊）来人啊！

看守话音未落，已被人从后一棍打昏，见原来乃陈少白，他右手拿着那支椅脚。

陈少白火速负伤逃走，奔出房间。

陈少白冲出囚房，外面是一条走廊。

此时，两名白孝国的部下已闻声追赶上来。

陈少白即忍着痛，向走廊另一方向狂奔。

陈少白走至尽头，只有一个窗户，没其它路可逃。身后的两名部下已追至，其中一人拔出利刀。

陈少白从窗口向下望，深深吸一口气，往下一跳。

陈少白从三楼跳下，跌落天井，幸好有檐逢卸一卸力，地面亦有杂物，才不至重伤。

陈少白挣扎坐起身，手臂痛极，他红了眼，豁出了！他用手掩压着渗血的伤口，忍着周身的痛楚，不辨方向，负伤、奋力、拼命狂奔！…逃亡成功！

33 . 中国日报社 / 日

中国日报社内，各路人马已齐集了，除了容开、黄世仲等革命志士，还有阿胜等报社职员，以及阿四、方红、李复明和刘郁白等人。众人挤在报社内，神色凝重。

报社的外面，李重光带着一群学生正在写标语。

李玉堂看怀表，又焦急地往外看。阿四知道李玉堂在等沈重阳。

阿 四：（小声说）别等了老爷！那小子是骗子，不会来的！

李玉堂点点头，走到大桌子前，把拿来的、亲自手绘的路线图展开，铺在桌上！。

众人都靠陇地围上来，聚精会神看着草图！…只有刘郁白仍旧萎靡不振地蜷缩在墙角混睡，仿佛这一切和他完全没有关系！

李玉堂：（指着草图）这是孙先生明天中午上岸后的全部行程！敌暗我明，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手。所以——（停顿）不能硬拼，尽我们的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护送孙先生，完成任务！

李玉堂的话让大家心情很沉重。

〔明场插入〕

33A . 辅仁文社 / 对面空铺 / 日

结志街，「辅仁文社」的招牌。

白孝国坐在轿内，挑帘向外察看辅仁文社,再看看对面。

只见身穿长衫马褂的黑满正在对面的一间空铺面内向屋主支付定银。

屋主接钱走后，黑满将事先备好【明日择吉开张】的启示张贴在门板上。

轿内的白孝国一脸阴沉，在手中一张小地图上（圈了几个攻击点），打了一个「X」记号！

接报社。

李玉堂：（看阿四）阿四，拉车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若有危机，必须尽快把孙先生带走！

阿 四：没问题！就算车被毁了，我可以背着孙先生跑！我跑的也快！

众人闻言，被阿四的憨厚逗笑了！顿时，紧张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李玉堂：李复明！

李复明：在！

李玉堂：你跟在阿四的车后，沿途防卫！记住，寸步不离！

李复明：放心吧！

李玉堂环视四周，心情突然沉重下来。

李玉堂：本来我安排了一个在楼上打旗语的人，他今天没来——

黄世仲：我来！有什么吩咐你说！小时候我也登高上墙的！

李玉堂：（点点头）站在楼顶竹棚上把风！发现可疑，就挥动红旗。

黄世仲：好！

李玉堂：刘公子——辅仁文社到孙老太太家的这段路你熟。

刘郁白：（一边伸懒腰，一边说）好！这一站归我！

李玉堂从身旁的桌上取过一个盒子，双手递给刘郁白。

刘郁白把盒子打开，只见盒子内放置一把铜制的折扇。

刘郁白有点感慨，伸手将折扇拿起，打开扇页！

方红上前一步。有些焦急。

方 红：我干什么？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拍门声！阿胜在门外大叫。

阿 胜：（O.S）快开门呀！陈社长回来了！开门呀！

李玉堂和众人闻言，都呆了。

两名职员立即把粗横木条托走、开门。众人冲向门口。

阿胜扶着衣衫破烂、身有血渍伤痕的陈少白进来。

众人惊愕之余，亦惊喜万分地迎上前，一边呼叫：「少白！」、「陈先生！」「社长！」。

一时间，有点混乱！同时，阿胜和职员把乏力的陈少白扶着坐下！有职员赶紧上前为陈少白包扎。

李玉堂上前到陈少白身前，二人劫后重逢，百感交集。

李玉堂：少白！你没事吧！？

陈少白摆摆手，示意他们继续。

李玉堂：容开，先去给少白包扎一下。

容开扶陈少白起身。陈少白拍拍李玉堂的肩膀，走了出去。

李玉堂望着陈少白坚定的背影，回头对方红。

李玉堂：方姑娘，敌众我寡，不能暴露全部实力。所以，沿途暗中随护，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出手。如果我们被对方缠住，妳是掩护孙先生的最后一道屏障！

方红郑重地点了点头。

〔明场插入〕

33B . 胡同 / 日

某处寂静胡同，白孝国把一袋金条交给「对方」。

「对方」伸手接过，打开袋，内里全是金条。

这时，才看见「对方」的真面目 .. 竟然是大头绿衣头目！(同第9场带队捉洪门、第18带队封报社的头目) . 他满意地点点头！

接报社。

李玉堂：他们肯定会盯准孙先生坐的黄包车。所以黄包车必须加固！

〔明场插入〕

33C– 李玉堂家后门 / 日

李玉堂的几个妻妾，正在谭九的指挥下，将李玉堂的黄包车以装了铁丝的棉被从内层层加厚。

接报社。

李玉堂：辅仁文社到孙母家较偏僻固行程一定要缩短。

﹝明场插入﹞

33D – 胡同巷口 / 日

包十等正在将死巷的围墙凿开，见砖头裂开一个洞，透过洞看过去，阿四就站在洞的另外一方。

34 . 「阮记」棉胎店 / 日

地处三四条道路交汇点的「阮记」棉胎店，店内还在赶工，铿铿的弹弦声单调刺耳。

突然，几个人从大门闪进屋内！

屋内的人还没来得及反应，便纷纷栽倒在血泊中。

他们利索地就地取材，将尸体撒上石灰包裹在棉胎中，捆扎成桶。

一切收拾停当，白孝国才施施然走进来。

白孝国一脸酷着，对尸体视若无睹。

手下领白孝国步上楼梯，上阁楼。

白孝国来到阁楼的窗前，手下拉开布帘。

白孝国举目望出窗外，几条大街尽收眼底。

35 . 中国日报社 / 日

刘郁白、李复明、方红、阿四shouldn’t be here以及报社人的特写。大家的神情都很严肃。

李玉堂看着大家，不禁有些感慨。

李玉堂：明天的事情就拜托诸位了。（拱手）我先谢过大家了。

谭九发给大家一个红包及平安符

众人都不说话，只是点点头。一种悲壮的气氛笼罩着。

屋里就剩李玉堂一个人。他疲惫地坐在桌前。

门开了。陈少白包扎齐整，走了进来。

李玉堂起身，走到陈少白面前，无言地拥抱了他。

李玉堂：你终于回来了。

陈少白：（盯着李玉堂）玉堂，明天的计划可能要变——

李玉堂：（不解）……

陈少白：为了保证孙先生的安全，我们要找个替身。

李玉堂：（还是不解）……

陈少白：孙先生上岸后，我们要找个机会调包。孙先生直接去见十三省的代表，今天的这些人保护替身按原计划路线继续走。

李玉堂：（有些恐怖地看着陈少白）你要拿这些人做诱饵？

陈少白肯定地点点头。

李玉堂：不行！绝对不行！我李玉堂做事光明磊落，这不是骗他们吗？不行！

说完，李玉堂扭头就要往外走，被陈少白一把抓住。

陈少白坚定地看着李玉堂。

陈少白：敌在暗，我们在明！这是唯一能保护孙先生的办法。必须保密！

李玉堂：……

陈少白：我知道你很为难，可是没办法。

李玉堂：（盯着陈少白）……

陈少白：我们这么多人辛苦忙碌不就是为了保证孙先生的安全吗？（停顿）改变计划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孙先生十年没见老母了。他不想吗？

李玉堂：（盯着陈少白）……

陈少白：（真诚地）玉堂，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的大局还需要你掌控！

李玉堂：（沉吟片刻）那谁做孙先生的替身？

陈少白：报社的很多人都愿意。

李玉堂叹口气，起身走了。

陈少白看着李玉堂的背影，然后坐下，把玩着桌子上的古董匕首。

36 . 「大有记」照相馆后门外 / 街道 / 夜

寂静的照相馆外后街。阿四焦急地站着等候着。

阿纯小心翼翼地打开后门，拐步出来，走到阿四的面前。

阿 四：（憨憨地笑着）我睡不着，来看看妳。

阿 纯：（甜蜜一笑）傻瓜！

阿四拿出一个麻布小包，交给阿纯。阿纯打开一看，是一些钱。

阿纯奇怪地看着阿四，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阿四拉过阿纯的手，为她戴上一对玉镯。

阿 四：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叫我送给她媳妇！

阿 纯：（有些奇怪）你怎么了？

阿 四：（笑得有些讪讪）……

阿 纯：你有事瞒着我！？

阿 四：（迟疑一下）明天，我要帮老爷做点事。（停顿）可能………，有点危险。

阿 纯：什么事儿？

阿 四：老爷说明天他有个朋友要来香港，让我们保护。……他叫孙先生。

阿 纯：你知道你老爷要干甚么吗？

阿 四：（摇头）……

阿 纯：那你知道孙先生是谁吗？

阿 四：（摇头）……

阿 纯：能不去吗？

阿 四：（摇头）老爷对我有恩，有恩，就要报！

阿纯看着阿四，突然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两行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阿 四：（抱着阿纯）妳别哭啊…放心，我没事的！我会功夫！

阿纯含泪懂事地点头，流着眼泪把手上的玉镯褪下，交还给阿四。

阿 纯：等忙完老爷的事儿，我要你再给我戴上。

阿四接过玉镯，重重地点了点头。

阿纯也忍不住，投入阿四的怀中，一对小情人紧紧相拥，不愿分离。

37 – 赌场 / 夜

沈重阳一张紧张的脸。大汗淋漓，嘴角在哆嗦。

沈重阳把筹码推到桌前

骰子在旋转。 ( 赌牌九 )

沈重阳直直的眼睛盯着。

骰子在飞转，慢慢地停留在15号上。

沈重阳像是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一样呆住了。片刻，才疯了似的蹦了起来。

38 . 土地庙 / 夜

一堆半枯死的盆栽铺了满桌满地。全是别人遗弃的、李复明平日捡回来的各类盆栽。

无处容身的他原来是栖寄在一棵大树下的土地庙。简陋的住所内几乎空无一物。

李复明用剃刀剃去长发。

透过一个破木盆的水倒映，李复明头顶露出香烧的六个戒疤。

他把最后的一撮头发剃下，摸一摸有戒疤的光头，满意地会心一笑。

随后，李复明将臭豆腐挑子解体，组合出一柄禅杖，悠悠地舞动起来。

禅杖舞动的劲风，溅激起脸盆内的水，水点四洒，浇灌那些盆栽。

39 . 青楼 / 卧室 / 夜

桌上摆满丰盛的美食佳肴。

屏风后，大木桶盛满浑浊的泥汤，刘郁白从热气腾腾的泥汤中喷勃而出，回复俊朗。

一名曼妙的女子细心温柔地伺候刘郁白出浴、梳发。

刘郁白一边沐浴，一边仰首饮着美酒。

刘郁白躺在床上，清清爽爽，恢复了公子的本色。

刚才伺候的少女端来大烟枪，递上。

刘郁白深深吸一口，双眼迷离

刘郁白：花牡丹，你还认得我吗？

刘郁白眼角却仿佛有泪光闪现。

少女点点头，坐上床，把床帘轻纱放下来。

40. 李玉堂家 / 餐厅 / 夜

灶台上，通红的火焰。一把铲子在锅里飞快地动着。

火焰映照着李玉堂的脸：平静而暗藏波澜。

餐桌前，方红和李复明坐着。光头的李复明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

李复明：当年我被少林寺赶出来，一路往南走，到了莆田南少林，又往南走。到了香港，不能再走了，再走就掉进大海了。哈哈哈！

方红一脸的严肃，根本没有在听李复明说话。

这时，阿四走了进来。李复明看到阿四，兴奋地把他拉到桌前。

阿 四：（诧异地看着李复明）你是个和尚？

李复明：哈哈哈！对啊！我就喜欢吃肉。可是天底下只有我们少林寺是可以吃肉的！李老板已经答应给我盘缠了。等打完明天这一架，我就回少林寺！

李玉堂端着菜进来。

满桌子的酒菜。

李复明狼吞虎咽地吃着。

方红一脸的忧伤看着李玉堂。

阿四也看着李玉堂，面带感激之情。

李玉堂端着酒杯，面色潮红。眼角隐约含泪。

李玉堂：快30年没自己下厨了。同治五年我11岁，跟着我爹来到香港，开了金利源这家小饭馆。一晃都快40年了。有时候想，自己这一辈子忙忙碌碌，到底是图什么？我爹临死前跟我说，做生意跟做人一样，要凭良心。（喃喃着）我有愧啊！（摇摇头）来，干杯！

三人心情各异地跟李玉堂碰杯。

41—中国日报社/ 夜

陈少白面色凝重。

下面站着容开、黄世仲等报馆同仁以及李重光等进步学生。

陈少白：（声音有些颤抖）谁抽到了？

人群闪开。李重光出现在陈少白的面前，把一枚短签伸给他看。

陈少白：（不假思索）不行！绝对不行！重新抽！

李重光：因为我是李玉堂的儿子吗？说好自愿，怎么能出尔反尔？

陈少白：不行！重光，你不懂！我跟你父亲有言在先，决不把你卷进来！

李重光：陈叔叔，革命是历史的潮流，整个中国都被卷进来了。我能避免吗？

陈少白：（一时语塞）……

李重光：孙先生这次来香港太重要了。同盟会刚刚成立，我们应该借着这股东风一鼓作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孙先生这次香港之行不能成功，希望和梦想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停顿）陈叔叔，就在前几天，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尽，以死报国。为了革命，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民族，我等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陈少白：可是……

李重光上前一步，目光咄咄逼人，看着陈少白。

李重光：就算你今天不让我去，明天我也一定会去的！古人削发明志，今天我剪辫以告天下，我李重光革命的决心！

李重光拿起桌上的那把古董匕首，将自己的辫子剪掉。

李重光将自己的辫子放在陈面前桌面上…。

——孙文抵港当日——

字幕出：十月十五日，孙文抵港

42 – 维多利亚港 / 码头 / 日

港口前船只往来穿梭，汽笛长鸣…

码头上，人头涌涌，大批孙文支持者及学生聚集，有人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标语牌…

穿过人群看出岸边，五辆经改装的黄包车一字排开，陈少白和李玉堂神色凝重，翘首等候…

一身和尚打扮的李复明难掩兴奋神色，准备好好打一场…

方红远远站在皇后大道口监视，阿四则与包十、容开及另外两名身材魁梧的车夫各守其位，站好在黄包车旁候命…

(注：阿四负责拉孙文的车，包十拉李玉堂的车，容开拉陈少白的车，其余两人拉孙文两名保镖的车)

高处，有日报社职员手握连接各色彩旗的绳索，准备随时打旗号…

李玉堂望着众人准备就绪，心情不禁忐忑。当他望向陈少白时，少白因心虚(瞒着玉堂让重光顶包)，逃避了玉堂的眼神…

时海港中一艘大船驶入，大船烟囱发出划破晨曦的长鸣…

各人望向海港，心情更形紧张…

大船下锚，镜头从船头 PAN 下，见孙文与两名保镖已坐小艇向码头驶来…

高处，日报社的职员向皇后大道方向一扯，绿旗高高升起，提示四处各人孙文已登陆…

远远在皇后大道口监视的方红望到旗号，即准备就绪…

42A 某巷口 / 日

一身白衣，斜倚在藤椅上的刘郁白抬头看见旗号，伸手从衣襟中拉出那柄铁扇，紧紧地握在手中…

42B 辅仁文社 / 日

窗口前，冯老板等人也看到了旗号，大家一阵小小的骚动…

冯老板： (心情有点激动) 孙先生终于来了！

42C 牌楼上 / 日

白孝国手持望远镜观察，望远镜pov，见孙文与李玉堂握手问候的情况。望远镜向高处一移，见日报社职员正在打着旗号…

白孝国挥一挥手，向旁边的黑满示意，黑满即从腰包取出一形状怪异的笛子放在嘴边，吹出一种低沉尖锐的低音怪笛声，向众杀手发出暗号…

42D 码头 / 日

李玉堂耳朵轻轻抖动，隐约听到了怪异的笛声，他示意阿四、方红及李复明留意…

方红、阿四及李复明等人紧张地占据事先商议好的位置，犀利的目光在人群中警惕地搜索…

阿四手中下意识一直摸着手镯…

李复明兴奋莫名地抓紧了拳头…

方红个子矮小，无法看清周围的动静，她情急生智，踏上一辆黄包车的踏板，居高巡视四周可疑人物！

孙文在追随者的簇拥下踏上香港的土地，欢迎的人群发出一阵骚动…

孙文来到李玉堂和陈少白跟前，二话不说，即与陈少白紧紧相拥…

孙文 : 兄弟，好久不见了！

孙文随即与热情地围着的群众和学生握手问候…

见高处的旗手被杀手击倒，与此同时，方红发现四处纷纷有可疑的身影向孙文接近，她急忙挥手向李玉堂、陈少白发出提示…

陈少白 ： (看到方红的示意，转向孙) 逸仙，天色不好，我们安排了黄包车去辅仁文社，请尽早上车吧！

孙文点头，回身准备登上黄包车…

这时阿四和李复明也发现几名杀手混进人群中，正从不同方向缓缓接近，二人神色立时紧张起来，随时准备御敌…

忽然一阵马匹嘶叫及马蹄声传来，远处两边路口操出七八匹骑兵，把孙文等人重重包围。史密夫乘轿后至，停在孙、陈等面前…

各处杀手暂且退下，隐入人群中…

史密夫 ： (在轿上盯着孙文发出警告) 孙文，我代表香港政府警告你，今次上岸，如果聚众生事，扰乱治安，香港政府会对你采取严厉的惩治行动！

陈少白 ： (义正严辞地代答) 孙先生的禁制令已经过期，此次登陆香港乃合法访问，港英政府应秉公执法，保护合法入境旅客的安全！

史密夫望着李玉堂坚定的眼神，拿他没法子，挥手示意手下收队，手下即挥舞马鞭冲散人群离去，史密夫亦乘轿掉头而去…

李玉堂 ： (命令阿四) 此地不宜久留！趁大头绿衣还未走远，我们尽快离开码头！

孙文和各人坐上黄包车，一干人紧随着大头绿衣的马队穿过人群向皇后大道疾行…

43 – 皇后大道 / 日

黄包车队进入皇后大道，各人按计划行事，阿四拉车，方红在骑楼下潜行，领先在前。李复明则殿后，留意有否可疑人物接近…

路上的行人百姓熙熙攘攘，这时，一个男子拖着大肚的妻子上前，向李复明问路…

男：这位大师，请问摆花街怎么走？

李复明不虞有诈，回身伸手指向远处，冷一防被男子暗中出刀，向自己腰间刺来！李复明缩身闪避，夫妇同时把复明逼进骑楼下暗处…

低沉尖锐的低音怪笛声又再响起…

李玉堂立即探头出黄包车外四望…

阿四边拉车边也紧张四望，紧握车把手…

陈少白亦小心防御，伸手入衫袋内，紧握着甚么似的…

这边正后无保护之际，高处另一日报社职员发现对面二楼有黑影闪动，立时拉旗号通知所有人，方红见此，马上飞身冲上二楼…

骑楼下，两个杀手来势直要置李复明于死地！复明却未有惧色，反之嘴角带笑，乐于迎接！

二楼处，方红奋力阻挡杀手，同时望到前方二楼有暗器射出…

方红飞身跃过去，边解决暗器，边又要回到二楼应付杀手，顿时显得捉襟见肘…

见高处的旗手被二楼暗器射出击倒…

骑楼内暗处，李复明刚解决二人，大腿已轻渗血渍。

李复明冲回大街一望，追回车队，又见黄包车之正前方有两个人影闪出。他冲过黄包车，撞向两个人影，却被从侧处棉胎店闪出的三数人影，以棉胎拥入店内…

李复明被棉胎包着，连人带被摔进棉胎店内，即慌乱站起。砰的一声，身后店门已从外锁上，复明一定神，笑得更狠…

李复明： 来个痛快的吧！

跳回皇后大道，见方红仍在二楼与杀手激战，黄包车前后失守…

暗器又再从骑楼射出，李玉堂见势色不对…

李玉堂 ： (大喊) 米包！

镜头见十数个苦力(或学生)躲在两巷内，苦力们各手持米包。一听见号令，苦力们即抬米冲出，左右排开挤在车队两侧，瞬时筑起了一道屏障…

黄包车在米包的包围下继续前行…

高处，白孝国一直跟着车队而行，边以望远镜观察着地面发生的一切。望远镜pov，见街上多个米包挡了暗器，白孝国神情严肃…

44 . 棉胎店内 / 日

李复明被逼至转角，进了一个偌大的棉胎工场…

光柱照射下，白白的棉絮从屋顶飘下，气氛平静却诡秘…

复明紧张地流露出拚死一搏的眼神和急促的呼吸声…

45–皇后大道 / 日

黄包车在米包的包围下继续前行，时一暗器重重打在孙文车顶上，发出砰的一声，车内的孙文一愕，立保持镇定…

李玉堂及陈少白闻声望向孙文的黄包车，禁不住担心…

阿四加快速度，希望避过暗器…

此时方红已经打退二楼一单位的杀手，赶回车队边补位…

46 . 棉胎店内 / 日

棉胎店内，一幅棉胎剎那间从天而降，往李复明身上压下…

李复明一后退，才见棉胎上伏着几名杀手，几名杀手以棉胎挡着自己进攻。李复明挥棍还击，但重棍打在棉胎上，被棉胎卸减了重力…

就在此时，一根又尖又长的铁针突然从棉胎里刺出来，直插入李复明的右肩…

李复明痛极，急忙后退，另一幅棉胎又从他身后逼来！

李复明一回身，双脚用力蹬着棉胎…

就棉胎与他同时落地的一剎那，李复明向前一滚，双手一扬，一手拉着那棉胎的同时，另一手以棍挥打躲在棉胎后的杀手，但都一一挥空，形势不妙…

47–皇后大道 / 日

皇后大道上，车队在米包保护下已稍行远…

骑楼上的暗器仍不时落下…

各苦力手举米包，继续奋力保护车队前行，其间不断有人中暗器受伤倒地，米包屏障渐渐稀疏…

路上的行人百姓仍旧熙熙攘攘，大部份途人仍觉察甚么异常，但对于方红，却是危机四伏…

此时方红发现一个杀手在骑楼迫近，正飞身跳下来袭，千钧一发之际，方红急忙发射左手的袖箭将其射杀…

48 . 棉胎店内 / 日

棉胎店内，光柱照射下，棉絮都染了点红，并随激烈的打斗下，愈发四散…

困在棉胎阵中的复明，从后再被拿尖铁枝的瘦汉子刺中右臂，手一软，重棍掉地…

全身是伤的李复明再次倒下，他不顾一切，扑地拾起重棍，同时发现棉胎下露出那班杀手的脚…

复明即像陀螺一般旋动，向着那班杀手的脚挥棍，挥出的重棍有如高速的螺旋桨，把棉胎阵后数名汉子扫倒…

复明趁势猛攻，但自身亦受伤不轻，不断流血…

49–皇后大道 / 日

皇后大道上，不断有暗器射中黄包车，幸好车身经过加固才暂时无恙…

但众苦力所扛米包被暗器不断击中开始泄漏，眼看着屏障即将消失，车内的李玉堂情急的望着车外，忽灵机一触…

李玉堂 ： (探头高喊) 快撕开米包！撕开米包！

众苦力闻言不知所措…

李玉堂急得亲自跳下车来，伸手撕扯米包，将粮食四下挥洒…

这一招果然凑效，众路人开始哄抢大米…

苦力们明白了李玉堂的用意，也纷纷仿效，将大米撒得满街都是，一时间秩序大乱…

骑楼上的杀手见人多混乱，一时未能继续投发暗器…

有杀手见李玉堂在指挥撒米，遂向他发射暗器！方红见状，来不及阻挡，急高声提醒…

方红 ： (向李玉堂高呼) 小心！

李玉堂闻声回身一缩，暗器只射中袖子，但他整个身子却被暗器拉着走！

车内的陈少白见状，紧张得抹一把汗！

李玉堂只好把袖子撕破解围，赶紧躲回车上…

车内的陈少白暗舒一口气…

50 . 棉胎店内 / 日

棉胎店内，李复明再次挥动重棍，但负伤的汉子急忙避过…

就在这时，一张棉胎突然从屋顶梁上飞扑下来…

李复明一抬头，那张棉胎已经像渔网一般撒在他身上…

棉胎内满是暗器，全插在李复明身上，只听得一声惨叫！

棉胎上的杀手死命抱着棉胎不放，血不断从棉胎流出…

李复明连人带棉胎缓缓软倒地上…

51–皇后大道 / 日

皇后大道上，越来越多羣众聚集抢拾地上的米，引来路口大头绿衣吹着哨子前来维持秩序，众杀手顾忌大头绿衣，攻势有所收敛…

高处，白孝国望远镜pov，见黄包车消失远去…

52 . 棉胎店内 / 日

棉胎店内，倒在地上的棉胎阵包围着李复明整个身体…

痛苦不堪的李复明发现远处桌面有油灯，即忍着痛用力连包住的棉胎一同滚向桌面…

李复明把灯油一一泼向众棉胎阵杀手，而自己的重棍再把油灯火种挑下。木棍全着火，李复明挥着火棍向棉胎阵进攻…

李复明挥动火棍令所有棉胎着火，火海中，他趁机冲向棉胎店门口…

店外，只见几个满身着火的杀手冲出，街上途人见状，惊恐避走…

李复明身负重伤跌撞而出…

53 . 路上 / 日

五辆黄包车驶入史丹利街(暂定)…

54 . 史丹利街 / 日

黄包车走着，见前处左边有一条窄巷，巷内正是白孝国早安排好的新铺…

黄包车队前，突然走出另一批大头绿衣，来势甚不有善，队长(被白孝国收买了的内奸)截停车队，李玉堂与陈少白下车问个明白…

李玉堂 ： (下车向队长抱拳) 这位长官，有什么指教？

队长 ： (傲慢地) 前面有修葺工程，暂时封闭，请你们绕行！(边指着左边窄巷)

陈少白 ： (据理力争) 前面不远我们就到了…

队长 ： (不耐烦地) 走走走…少啰嗦！

陈少白沉不过气，还想争辩，李玉堂相对沉着，忙拉住他阻止…

李玉堂 ： (沉着应对，转向阿四) 阿四！转左！

阿四望入左边窄巷内，见没甚人迹，有点不情愿…

李玉堂望后，见方红已在队中保护，犹豫一下，即扬手提示各人要改道…

李玉堂上回黄包车，陈少白见状亦唯有跟从…

李玉堂带队进入窄街，彷佛有一步一惊心的感觉…

55 . 某巷口 / 日

见斜倚在藤椅上以逸待劳的刘郁白突然不见了，只留下一只躺椅孤零零摆在街心，显得有些诡异…

56 . 窄街 / 日

低沉尖锐的低音怪笛又再响起…

黄包车前进着，后面大头绿衣缓缓堵截了街口，不许群众进入。李玉堂、阿四及陈少白见后方被封闭，前方又似有所埋伏，皆面露紧张之色…

黄包车前方不远处，见睡眼惺忪的沈重阳，兴高采烈的抱着一大堆钱走着(沈家就在新铺开张附近，沈沿窄街步回家中)…

沈重阳闻声回头一望，见黄包车队正向着自己的方向走来，一时未弄清所事…

这时，前方不远处的新铺门前，突然有人点燃鞭炮，有人在舞狮，亦有锣鼓声传出…

两边大楼同时有人扔下烟幕弹药，炮仗烟幕加上扔下来的烟幕，街道顿变一片云海…

高处的旗手见状，欲立即拉上警号红旗，但却被白手下杀掉！

李玉堂从车内看到旗手被白手下杀掉，即提高警觉…

李玉堂 ： (回头命令阿四) 阿四，如有埋伏，你只管拼命往结志街前拉，不要理其它人！

阿四 ： (担心) 可你们…

李玉堂 ： (一脸坚定) 你就听我的！

阿四忙点点头…

高处，白孝国的望远镜pov，黄包车前进，接近烟雾弥漫的新铺…

舞狮面前，扭动着扇子的大头佛把利刃藏在扇子后，一边引导狮子慢慢接近车队…

就在大头佛离车队十数尺之距之际，见刘郁白突然站在佛头前，跟他怪笑，大头佛一下惊愕…

沈重阳一直避在一旁，突见大头佛被人从雾海中摔出…

时车队已至新铺门前…

狮子欲冲近，却被调了包的大头佛(刘郁白)挡住去路，双方动起手来…

舞狮子的脚尖都装了厚重的尖刀，刘郁白一下被划伤…

刘郁白脚步奇幻的走出八卦步，狮子永远都被挡在车队数尺开外不得接近…

车队趁机快速穿越新铺…

打锣鼓的乐手掉下乐器欲从路边追，却被后至的方红赶上杀退…

这时忽见狮头不动了，狮尾跳上板櫈欲跨过刘郁白追赶车队，却被后来的刘郁白硬生生拉了回来，刘郁白把狮尾的杀手击倒…

狮头内的黑满恼羞成怒，摘掉狮头扔在地下，挥舞着莲花棒向车队追杀过去…

另一边，方红已经解决掉四名假扮乐手的杀手，与刘郁白齐狙击黑满…

沈重阳在一旁目击着整个情况，见不少死伤者在地，心下一慌，走为上着，边把钱塞进胸前，转身赶紧上楼…

车队在刘郁白及方红的掩护下，终于转出窄街，冲抵结志街的辅仁文社大门前…

众人用身体掩护着孙文下车走入辅仁文社大门…

(注：孙文此时是没有戴帽子的)

57 . 沈家 / 日

见沈重阳直奔回家中，一脸惊魂未定…

好奇心却驱使其走近窗边，禁不住偷看着楼下情况…

(注：透过沈家的窗口，可望到窄街及辅仁文社附近的情况)

58 . 窄街 / 日

跳回窄街，郁白与方红仍在苦战黑满…

忽然黑满手中的莲花棒可射出铁莲花，却被方红用线面的工具箱挡住了…

方红发现暗器和杀父的一模一样！

时烟幕开始散去，巷口的大头绿衣开始慢慢聚集往新铺方向走…

黑满见大头绿衣渐近，不欲纠缠，往另一小巷里逃，方红拔下暗器，咬牙死追…

刘郁白见方红擅离职守，即叫住…

刘郁白 ： 姑娘！别追了！

方红却充耳不闻，发狂般追着黑满…

时刘郁白见高处，三个黑影紧随方红身后…

郁白担心着小姑娘的安危，唯有紧追其后防护…

59 . 沈家 / 日

沈重阳自家中窗口望出，见方红及郁白远去，辅仁文社外顿成真空状态，无人防守…

59A 辅仁文社 / 日

包括冯老板在内的一众香港商人乡绅上前迎接孙文，陈少白向孙文一一介绍，大家握手寒暄…

XXXXXX XXX

59B 沈家 / 日

附近传来一声惨叫，沈重阳应声望去，见辅仁文社对面天台，一旗手被白孝国手下击倒，白孝国紧随而至…

60 . 辅仁文社内 / 日

辅仁文社内，已经被布置成杨衢云的灵堂，杨先生的遗像摆在大厅正中央的条案上…

孙文和陈少白等人正一一上香拜祭…

李玉堂上过香，心不在焉地站在窗边，不时望向楼下，他担心的是楼下苦斗中的刘郁白等人…

61 . 后巷 / 日

某后巷，方红一直死命追着黑满，黑满不时回身发出暗器，皆被方红一一避过，但见方红眼中流露出深深的仇恨！

郁白一直紧追在后，边却在担心着辅仁文社那边的情况…

时见方红身后，三个黑影越趋越近…

62 . 沈家 / 日

沈重阳继续透过家中窗口望出，见辅仁文社对面天台的白孝国，一直以望远镜紧盯着辅仁文社内的情况…

沈重阳望向辅仁文社内，见孙文刚刚致祭完，站到窗口前与陈少白谈话…

时一点强光射在沈重阳脸上，沈即眨眼回避，他向光源望去，原来白孝国手持着枪，太阳光自枪管折射到沈重阳脸上！

见白孝国正在枪上装上光学瞄准镜，准备射杀孙文！

沈禁不住紧张起来，把视线转回辅仁文社内，就在最危急关头，见李玉堂步了过来，站在窗前，刚好挡住了孙文…

李玉堂担心的望着楼下，搜寻着刘郁白及方红的身影…

62A 辅仁文社对面天台 / 日

白孝国见李玉堂挡了在窗口前，即露出一个不耐烦神色…

63 – 后巷 / 日

方红一直追着黑满，时在高处的三个黑影扑向方红…

后至的刘郁白见状，即出手相助…

方红复仇心切，趁机闪身狂奔着追赶黑满…

刘郁白杀退几名杀手后赶上方红…

刘郁白 ： (叫喊) 姑娘，别追了！跟我回去吧！

方红 ： (头也不回，仍对黑满穷追不舍) 你别管我！

时二人刚好追至一堆满旧家具的巷口，方红突一手把身边旧家具推倒…

身后的刘郁白一窒，去路被阻…

方红 ： (一脸坚定向郁白) 今天我非报父仇不可，请你别插手我的私人恩怨！

刘郁白 ： (劝说) 你不应该在这里，跟我一起回去吧！

方红 ： (沉重地提醒) 你也不应该在这里！回去保护孙先生吧！别跟我一样对不

起他们！

方红说毕回身，头也不回地跑去…

刘郁白望着方红远去的背影，无奈，亦转身离开…

64 –辅仁文社对面天台 / 日

白孝国紧盯着辅仁文社的情况，见背对着窗的李玉堂终移开，时孙文身影又出现在窗前！

白孝国即把握时机，望进瞄准镜内，向孙文身影瞄准，正准备开枪…

忽然一个庞大花牌堕下，挡在辅仁文社的窗口，白孝国一愕，视线离开瞄准镜，四下观望…

64A 辅仁文社 / 日

窗口被花牌遮挡，辅仁文社内顿时一暗，众人皆感惊愕…

李玉堂迅速将孙文拉过一边，离开了窗口的位置，随即镇定地把窗户关上…

时李玉堂从花牌的隙缝中，见到附近天台站着沈重阳，正向他扬手，示意他向后退避…

原来沈重阳已快速自家中奔上天台，跨越楼顶至辅仁文社附近天台…

64B 辅仁文社对面天台 / 日

白孝国望向附近高处，见沈重阳向着辅仁文社的窗口打手势，知乃他把花牌放下！

白孝国一怒，即向沈重阳身上开枪，未料沈重阳胸前塞满大钞，大钞中弹爆开，化成纸屑，飘散空中…沈幸有钞

沈重阳望着纸屑徐徐散落地上，见财化水，怒不可竭！其心口亦轻渗血迹，受了轻伤…

沈即以母语向白孝国怒哮…

64C 辅仁文社 / 日

枪声令李玉堂十分紧张…

李玉堂： (面向众人，撒谎安抚) 打雷了！看来快要下雨了！(转向陈少白，在他耳边轻声地) 少白，要尽快带孙先生离开这里，他们出枪了，再待下去恐怕夜长梦多！快！要快！我先下去叫阿四他们准备一下！

李玉堂说着匆匆跑下楼梯…

陈少白也以一个坚毅且意味深长的表情望向孙文…

64D 辅仁文社对面天台 / 日

白孝国又再快速上膛欲射杀沈重阳…

透过银制的枪管反映，见到背后有一人影冲近…

白孝国回头，见重伤迭迭的李复明飞扑而至…

白孝国欲闪身躲避，还是被李复明紧紧抓住前臂，李复明此时身体已在楼外半空，硬生生把白孝国一同拉下天台…

这一变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对面的沈重阳看得目瞪口呆…

半空中，李复明死抱住白孝国，二人经过三楼一些晾衣物的架子，停下架子上…

白孝国一手想按枪，却被李复明强大有力的手紧扣其手腕不放。白孝国不顾危险，另一手不扶支撑点，迅速打向李复明脸上…

李复明一声惨叫，继而一声响亮的大笑…

XXX XXX XXX

64E 辅仁文社门外 / 日

李玉堂也看到二人堕下，在他身后，陈少白正领着戴上白帽的孙文步出大门，跳上阿四的黄包车…

XXX XXX XXX

三楼晾衣物架子上…

只见李复明的大手用力紧握白孝国握枪扣的手，纠缠间步枪发射，子弹射出在白孝国右腿上爆开，溜弹打中墙壁，白孝国脸上一下痛苦抽搐…

竹架缓缓倾倒，二人继续堕落…

白孝国用力在最后堕地前，把李复明反压在自己身下…

XXX XXX XXX

见孙文所乘黄包车已往前开走、开远…

李复明堕地，一口鲜血喷出…

李复明 ： (拼尽最后的力气一笑) 我还是把你打伤了！

白孝国捡起同时摔下的步枪欲开，但枪己摔坏…

白孝国掉转枪身，用力把枪柄打在李复明头上，李复明登时脑浆迸裂…

XXX XXX XXX

高处的沈重阳吓得伏下不敢再看…

XXX XXX XXX

白孝国喘着气，撕下李复明的衣服，卷成一条，扎在自己右腿伤口上，若无其事的奔向黄包车方向追赶…

65 . 史密夫办公室 / 日

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一幅幅黑白相片，包括史密夫与总督的合照…

见史密夫正望着一旁，一张自己与李玉堂的合照…

史密夫心不在焉的坐下…

一大头绿衣颷入…

大头绿衣 ： (汇报) 长官，结志街一带出了事情，许多人受了重伤，看来都和孙文

有关！

史密夫 ： (拍枱而起) 现在有人怀疑英国政府的办事能力了！立即派一小队到xx

街孙文母亲的家去守着！(重重叮嘱) 还有，给我把李玉堂抓回来！

66 . 胡同 / 日

方红快步拦住黑满，把他迫进一死胡同，经过有一道闸，回身把闸锁上…

方红取出双刀，准备与黑满作困兽斗，黑满干脆不走，伸出莲花棒步向方红！

(注：胡同是杂货店的后门，墙两旁摆放着大堆面粉袋)

方红用双刀奋力砍杀黑满，黑满手中的莲花棒使法不断变化，忽而变做短棍，忽而拉开变做双节鞭，棒头的莲花竟然也能收放自如，方红一时难以招架，只能利用窄巷的地势辗转翻腾避过黑满的重击…(呼应第4场)

此时雷声阵阵，头顶的太阳钻入黑云，天阴了下来，二人火拚的身影在窄巷内变做了剪影…

方红忽然灵机一触，用双刀把跌放在墙边的整袋面粉扑向黑满，霎时间，整条窄巷有如下着细雪一般，黑满被面粉迷住了双眼…

方红借机凌空跃起，从天而下，双刀劈中了黑满的后背…

67 – 街上 / 日

白孝国施展轻功穿房过脊，快步奔向车队…

刘郁白横向穿插，越过白孝国刚刚经过的路线…

高处，沈重阳亦沿天台一直跟着白孝国，视点同时望到在胡同中苦战的方红，沈重阳心头一震，正义感正不断浮升起来…

时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68 – 胡同 / 日

雨越下越大，路人都纷纷跑进屋檐下避雨…

胡同内，豆大的雨点打在地上，把地上白蒙蒙的面粉冲走…

黑满眼上的面粉亦被冲洗掉…

方红已经杀红了眼，步步紧逼追打黑满…

方红 ： (狠狠地) 你去见我爹！

这时黑满莲花棒一挥，棒子头有链子飞出，方红急忙用刀挡住…

刀被链子卡住，一刀脱手，被黑满收去…

方红持单刀仍旧向黑满扑去…

铁链收回原位，突然棒上莲花形状的头脱链飞出，射中方红…

方红亦不示弱把右手的袖箭射出，黑满喉中袖箭倒下…

低沉尖锐的笛声又响起…

方红喘息着，欲拔出身上的暗器，却发现面前墙上，一黑影出现扑近…

她来不及回身，一杀手已飞身迎刀穿过方红肚子！

方红一手紧握刀不放，另一手把身上拔出的暗器使命的拍入杀手眼上，杀手惨叫一声…

方红忍痛拔出刀，支撑着自已身体…

方红 ： (喃喃地) 爹，女儿给您报仇了！

高处，看着一切的沈重阳难过的别过头…

69 . 某路上 / 拐弯 / 巷口 / 日

黄包车队急速的往弯角拐弯…

阿四回头望见白孝国追近…

见最尾两架黄包车上，孙文两个保镖不时伸头向后探望(故弄玄虚，让白孝国以为孙文等仍在车上)…

白孝国越跑越快，镜头迎向他…

白孝国冲过后，镜头转向另一街口，只见陈少白、孙文及李玉堂正奔跑着至巷尾，原来阿四等拉着的其中三架黄包车，已经是空车了…

众人行至死巷尽头，有人搬开伪装物，露出事先打通的快捷方式入口，陈少白，孙文即鱼贯通过，李玉堂殿后赶上…

通道另一侧出口直通孙母家附近…

此时雨继续下，某二楼有人关窗户…

70 . 孙母宅附近 / 转角处 / 日

数名大头绿衣正赶往孙母家…

转角处，见另一大头绿衣(白孝国收买了的内奸)看在眼里…

71 . 弯位出处 / 马棚 / 日

白孝国已追越最尾两辆黄包车，他飞身跃起，大力把两辆车推撞在一起，黄包车连人带车翻侧…

只见孙文两名保镖跌出，即站起身向白还击，却被白孝国重重击倒，两名车夫吓得欲拔腿逃跑…

白孝国再追贴前一辆黄包车，伸掌撕开顶棚，却发现竟然是空车！

白孝国一愕，抬眼看到远处孙文、阿少白及李玉堂一行人正跑出快捷方式巷口，徒步向孙母家跑去…

白孝国知道上当了，他发出怪叫，飞身跃起扑向孙文等人…

突然，一道绳索凌空飞来锁住了白孝国…

白孝国一惊，还不及回头望去，整个身体己被绳索重力拉入棚房内…

棚房原来是马棚…

XXX XXX XXX

在马匹之间站着刘郁白，刘郁白看着白孝国奇怪的笑了一笑…

刘郁白 ： 进来避避雨吧！

白孝国 ： (狠狠的) 阻我就赔上你的命！

刘郁白 ： (出言讥讽) 这里是香港，不由你大开杀戒啊！

白孝国 ： (苦笑) 我食朝廷的俸禄，来杀的都是该死的人！

刘郁白 ： 好一个朝廷命官！那…我动手了！

隔着马群，二人紧盯着对方，白孝国袖子里滑出一枝尖锐的茅，一扬手，双脚发力，开始往刘郁白冲过来…

72 . 孙母家外 / 日

李玉堂、陈少白与孙文急步往孙母家，李玉堂殿后…

见旁边有一矮围墙，方红痛苦的翻越过来…

李玉堂回头望见方红，欲往方红的方向回走，方红却倔强地摇摇手，忍着痛示意李玉堂不要过来…

望着方红身上斑斑的血迹，李玉堂歉疚难过，关切地向方红点了一下头后，立即追回大队…

此时孙文及陈少白已冲过街口向右手边的孙母家跑去…

数名大头绿衣亦已赶抵孙母家门外…

对面监视的杀手碍于孙母家门口大头绿衣的制约，并未敢轻举妄动…

方红看着李玉堂的背影，见他安全步入孙母家，骤觉使命完成，含着笑深呼一口气，跪下气绝…

附近的大头绿衣却未发现方红倒卧在路边，任由雨水打落其娇小的躯体上…

73 . 孙母家 / 大厅 / 日

见陈少白与孙文步上二楼，李玉堂欲跟上，时有人敲门…

李玉堂谨慎的回身开门，见数名大头绿衣在外…

大头绿衣： 史密夫长官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李玉堂 ： 我等下去见他！

大头绿衣： 不行！请马上就去！

李玉堂 ： (稍一思索) …好！给我五分钟！

李玉堂说毕关上门，回身步上楼…

74 . 马棚内 / 日

一只马飞跃起，白孝国隔着乱窜的马群举起长茅，刘郁白亦已拔出腰间铁扇迎战…

白孝国凌空一跃，刘郁白以为他要冲过来，即冲入马群迎战，但马群散去后，却不见了白孝国踪影…

正思考间，白孝国一掌击在刘郁白身后马匹，刘郁白随着马匹嘶叫声，刚好回身，以铁扇挡着白孝国的长茅…

白孝国与刘郁白近距离交手数个回合，铁扇被长茅破开了，只余下铁骨，但刘郁白以铁骨作双刃刀，奋力迎战…

群马都摄于二人的杀气下，慢慢地在二人背后围了个大圈…

75 . 孙母家内 / 孙母房 / 日

孙母倚坐床上，陈少白坐在她身旁，见孙文原来乃”李重光”所扮，正站一旁…

孙母示意李重光过来，李重光半蹲在孙母床边，孙母牵着他的手…

孙母 ： (关切地) 你多大了？

李重光 ： 我今年十八…

孙母 ： 父母呢？

时李玉堂步入，见孙文原来乃李重光所扮，大愕，一时未能接受…

李重光 ： (向孙母) 母亲早已过世了，门口那位便是我爹…

孙母招手示意李玉堂过来…

李玉堂强忍内心复杂的情绪，站到孙母床边…

孙母伸出另一只手，紧握着李玉堂的手，一双手同时握着两父子的手…

孙母 ： (感激的望着玉堂) 我代表我儿谢谢你！

李玉堂不知如何反应…

76 . 辅仁文社 / 日

辅仁文社内，真孙文正向十二省的代表演讲…

孙文 ： (慷慨陈辞)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但痛苦过后，幸福就来了…(此段内容再执)

77 . 马棚内 / 日

刘郁白与白孝国仍在激战…

但见白孝国不欲纠缠，侍机欲离开马棚，刘郁白看穿，即不顾一切，冲出马圈扑向大门…

白孝国以长茅阻隔，谁料刘郁白竟没回避，白孝国勉力收回去势，长芧劈在马棚上…

白孝国却从后狙击，使出凌厉杀着，刘郁白忙于堵着大门，一不留神，竟给白孝国长茅所伤…

刘郁白趁机闪入马群，暂且喘息…

白孝国 ： (咬牙切齿) 看你不死不心息！

白孝国此时右腿已经血流如注，他似不懂痛楚，狠狠地逼近马群…

78 . 孙母家内 / 客厅 / 日

李玉堂把陈少白拉到楼梯口，满脸瘟怒，要陈少白要他解释…

李玉堂 ： (对着少白咆哮) 陈少白你冷漠不仁！这些年来我帮助你，为革命尽力付出，现在连独生子也要付上吗？你有能力拒绝他的，为甚么要让他去冒险？

陈少白 ： (捂住李玉堂的嘴，亦略激动) 昨天晚上我看着重光的眼睛，好像看到了

十八岁的自己！玉堂，我不能拒绝他，就像你不能拒绝我，我不能

拒绝孙文一样！

陈少白缓缓缩开手，李玉堂一时不懂响应…

李至堂 ： (内心慌乱) …我去替我儿子！

陈少白 ： (拦住) 不！敌人在暗处，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绝对不能有变！ (边取出古董手枪，坚定地) 我发誓，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重光！

李玉堂看陈少白坚定的眼神，无言以对，内心交战…

陈少白自衣袋取出李重光剪下的辫子递给李玉堂…

陈少白 ： (语重心长) 你会明白你儿的，就像你明白我一样…

李玉堂望着发辫，心情复杂得无可言喻…

79 . 马棚内 / 日

白孝国以长茅一挥，直接刺中了刘郁白的腹部…

白孝国正要拔出长茅往回走时，刘郁白却死死抓住长茅不放…

就在他们互相按着长茅两端较力时，刘郁白掉转身以身体挡住大门，用尽最后一口气把插在自己腹中的长茅再往自己身上一拍，锋口直插在大门上…

大门前，白孝国望着连人带长茅挡着大门的刘郁白…

刘郁白 ： (坚强地) 没关系，反正活着也是痛苦的，要死，也只是图个痛快而矣！

刘郁白口中不断流出鲜血，他凝视着白孝国…

白孝国 ： (冷笑，边点着头) 好吧！我成全你！

白孝国随即大喝一声，用力往刘郁白身上的长茅一拍，而人也跟着往前一冲…

但见刘郁白此时却把长茅折断，高速三百六十度回旋到白孝国身后，一手把白孝国的辫子抓紧，另一手把铁扇骨散开直刺向白孝国脖子…

白孝国大惊，顿时两脚踏上墙壁，踩高至与刘郁白头部平行的位置，因辫子被抓疼痛不已，不能再上而回身…

电光火石之间，刘郁白以铁扇骨削去白孝国一部份的辫子！这一削，彻底地触怒一直尊崇大清帝国的白孝国！他怒不可竭，披头散发尤如厉鬼般大喝一声，回身一掌拍向刘郁白的天灵盖…

刘郁白被重力拍致飞弹倒后，后脑重重把木支柱撞断…

79A马棚外 / 日

门外，发出迸裂前的爆响，马棚摇摇欲坠，屋顶的瓦片受震脱落…

雨开始变小，屋檐上挂着稀稀落落的雨珠…

80 . 孙母家外 / 日

数名大头绿衣往发出巨响的马棚看去，见马棚的瓦片不断蹋下，马匹蜂拥而出…

孙文(李重光)以及李玉堂、陈少白借着这个机会冲出大门…

阿四等的黄包车已守候在门外…

见马群散开，一头乱发、喘着气的白孝国，背、腿不停在流血，拖着刘郁白的尸体步出…

四名大头绿衣即持枪奔向他…

李玉堂目睹刘郁白尸首，强忍难过，与陈少白及李重光登车…

李玉堂 ： (向众喊) 快走！

此时，阿四发现孙文乃李重光所扮，一下愣住，他回头望向李玉堂…

李玉堂 ： (厉声叫去) 阿四，容开，你们快走！我殿后…掩护你们！

阿四虽摸不清是甚么回事，但老板一下命令，阿四不问因由，马上与容开发力起步…

陈少白回头望着李玉堂，流露出一个感激眼神…

但见包十却一脸犹豫，既累且怯，担心着殿后的危险…

李玉堂 ： (看穿) 你再撑一会！(把身上的现钞取出递向包十) 事成以后再有打赏…

包十望着厚厚一叠银纸，稍一思索，接过袋好又再起步拉车…

那边厢，四名大头绿衣持着枪，正欲围捕白孝国…

白孝国扔下刘郁白尸体，欲冲向李玉堂等人…

其中两名大头绿衣即走近白孝国，枪指其胸口…

甲大头绿衣 ： (用枪口指着白) 停下！你被捕了！

白孝国不但没有停下，两手同时快速握住两枪柄一拉，再往两个大头绿衣身上用力一推…

枪柄直撞二人胸膛，听到二人肋膜折断之声，二人倒下…

后来的两名大头绿衣，最前的那个抬枪瞄准了白孝国，欲开之际，被站在身后的最后一名大头绿衣敲晕(白孝国收买的内奸)

白孝国 ： (向内奸) 谢谢！

冷不防白孝国伸出茅头，刺入此内奸肚上，内奸吐血身亡…

白孝国快速骑上刚才从马棚冲出的其中一只马，向黄包车追去…

见白孝国一手策马，一手取出笛子吹奏，发出长而低沉尖锐的怪声…

高处，沈重阳目击着白孝国的举动，一股恨意涌上心头…

突然天台两边爬出两杀手，持短刀冲向沈重阳，沈逃了一回，快速又回到原位…

沈重阳不愿纠缠，随手拿起套在腰际的竹箴，把进攻的两人快速逐一绑在不同的水渠上！

杀手还想反抗，沈重阳干脆用瓦片把他们击昏…(沈走避时有玩体操的味道)

81 –某街上 / 日

三辆黄包车快速拉动着，李玉堂耳朵轻轻抖动，又听到了笛声…

李玉堂 ： (向前喊) 当心！又来了！

陈少白也探头四望…

笛声忽然停了…

81A 另一街上 / 日

见白孝国策马急速走过，他把发出怪音的笛子折断扔向镜头前(意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击)…

81B 某巷口 / 日

两组四辆单车往同一方向冲着，多弼乃为首者…

单车手都穿着竹子做的雨衣，戴着竹帽，低着头目无表情地往前冲…

81C 大街 / 日

黄包车转入大街继续向前跑，突然间，两边巷口各冲出四辆单车紧追着黄包车尾，多弼发号示令，喊叫一声，示意众车手上前追击，自己则殿在最后…

单车队很有阵势，李玉堂看到状况即大喊…

李玉堂 ： 保护先生！

单车越追越近，车手取出莲花棒欲袭击黄包车…

在街上走着的人群纷纷走避…

雨开始停了…

地面的李玉堂见形势危急，忽望见前方不远处有一间油店，即不顾一切的跳下黄包车…

高处，沈重阳一直在楼顶追至，目睹情况，不禁暗为李玉堂担心…

李玉堂冲到油店外，取过油罐，用力把油泼到街上，四名紧随的单车手冷不防全滑倒，其中两人头撞石壆倒下…

后至的四车手赶紧骑往两旁行人路继续追赶车队…

李玉堂把空油罐随手掷到一旁，正欲回身上回黄包车时，却见包十怯得额角冒汗，终忍不住拔腿跑去…

李玉堂大感无奈，忽闻身后传来马蹄声，即回身一望，见白孝国目露凶光策马迫近！

李玉堂不顾一切的往后跑，随手拾起地上的烂雨伞，无惧地站在大街正中位置，准备制

止白孝国…

白孝国坐在马背中，向李玉堂伸出长茅，尖锐的茅头以铁链系着射出，直向李玉堂袭来…

地面，那茅头离李玉堂只有几尺，一幅巨大的竹棚突倒下，白孝国来不及反应，被竹棚压着，整个人从马背上倒下，长茅的铁链亦被竹棚卡着…

竹棚像蜘蛛围网，把白孝国重重围困！

附近的人群被吓得四散…

李玉堂下意识的望向高处，见站着沈重阳，却不知乃其出手相助，未有理会…

沈重阳即自高处跳下来，跳到竹棚上，在竹棚上左右跃动…

李玉堂意识到是沈重阳的帮助…

李玉堂 ：(李玉堂心头一阵感动) 谢谢！

沈重阳 ： (打趣) 你还欠我五十块钱呢！(扬手) 快走吧！去！

李玉堂一笑点头，即奔向陈少白及李重光的方向…

大街前方

两边单车队又再迫近黄包车，带头的两辆单车趁势从行人路冲出，车手手持莲花棒准备攻击…

阿四拼命的拉着车跑，希望避过单车手的来袭，少白则一直探着头在车外观察，时见两辆单车越贴越近，其中一个车手取出铁链欲勾住少白的黄包车…

陈少白取出古董手枪，探头向那名单车手射出，车手中弹倒地…

时另一边的单车手射出暗器，击中容开，容开不支倒下，陈少白的黄包车停了下来…

陈少白无暇思索，即跳下黄包车，欲再以古董手鎗把车手击之，危急之下，古董手枪却失灵，发不出子弹！

车手见状，步步迫近陈少白，欲挥动莲花棒击向少白头上…

突然间，一个黄包车车轮飞至，越过陈少白，击中车手头部，车手头破血流倒下…

陈少白回身一望，见李重光的黄包车少了一个车轮，侧椅在路旁。原来乃阿四出手相助…

少白惊魂甫定，一脸感激的望着阿四…

大街后方

白孝国不顾一切欲爬出竹棚，又把长茅自竹棚中解下来。沈重阳见状，即在竹棚上加快速度跳动，竹的回弹力令白孝国失去重心，左右摔摆在竹棚上…

白孝国无法站稳，他疯了般跃起，同时头也不回地用茅头刺中沈重阳大腿，沈重阳倒下…

白孝国快要脱离竹棚之际，又被沈重阳用一根长竹撩倒…

白孝国再爬起，又见脚底下有长竹插入，正奇怪之际，原来沈重阳利用竹与竹的抗力，把他重重的往回弹，白孝国倒回原地，沈重阳继续用长竹猛攻他…

大街前方

途人因着车队的追逐，皆纷纷走避…

镜头见阿四正以一人之力，同时拉着陈少白及李重光的黄包车，灵机一触，跑入石板街…

多弼骑着单车，带领最后一个车手紧追其后，由于正下着楼梯，多弼及其身后车手以双手紧握车把，未能伸手袭击阿四！

众人在途人满布的石板街上追逐着，险象环生！

时众终下到平地，阿四咬着牙关加快脚步，但多弼却越追越近！

时阿四回头见多弼就在咫尺之距，多弼及车手把身上炸药点燃！

阿四情急下两手分别横向一推，把陈少白及李重光的黄包车推到两旁停下，因李重光那辆少了一轮，重光跌了出来…

多弼与其身后的车手见黄包车急停，同一呆，急剎停车…

就趁多弼稍为松懈，阿四飞身跃起，回身扑向多弼身上，又借力把多弼整个人撞向后方紧贴之车手！车手受力飞堕到后方地上…

阿四与多弼同时跌倒在地，纠缠间阿四受伤不轻…

阿四赶紧把绑在其胸前的炸弹扯下抛走致一水渠,药引息灭！原来多弼身后还有一个炸弹松脱，直滚到李重光面前…

李重光呆住了，即从地上拾起一块布，迅速盖住药引，用力拍熄…

阿四见后方那身上点了炸药的车手，正欲扑向自己…

阿四大力一推，把多弼整个人推向那车手处，压在那车手身上…

阿四 ： (向陈少白及李重光大喊) 伏下！

阿四随即扑到前方地上伏下，陈少白与李重光亦伏下…

与此同时多弼压在那车手身上的炸弹爆炸，一团火球自他及车手身上涌出…

少白、阿四与重光同以手护头…

大街后方

白孝国已乏力，伸出长茅打在自己头顶上的一条电线杆，铁链系卷电线…

白孝国借电线的力一拉，欲从空中跃出竹棚！

沈重阳也大叫，往前弹，及持长竹跃起，空中同时见长竹直刺向白孝国的肩膀，白孝国

惨叫一声，松手堕回竹棚上，因长竹插在自己肩膀上而没倒下…

白孝国突对着沈重阳如疯子般狂笑，发力连人带肩膀上的竹子直冲向沈重阳…

白孝国奔到沈面前，把长茅一掷，另一端立时弹出一尖短刺刀，刺入沈重阳胸口…

沈重阳仰天长啸，气绝身亡…

李玉堂忽停下脚步，似听到沈重阳的叫声，心不禁戚然…

白孝国头也不回，弄断长竹，血红的双眼怒视前方，负伤骑回一旁的马上向前直冲…

大街前方

见负伤的阿四刚扶起了李重光，让他坐回完好无缺那辆黄包车上…

时后方不远处见李玉堂从路口弯角奔入…

阿四 ： (把重光的黄包车交托少白) 陈社长，请你保护少爷先走吧！我和李老

板会尽快赶上！

陈少白明白的点点头，即拉着重光的黄包车向前继续走…

阿四即拉着那单轮黄包车到李玉堂跟前接载他，李玉堂边坐上黄包车，边见阿四满身伤痕，不禁心痛…

阿四却只一脸关心地扶着李玉堂，让他坐到余下那辆少了一轮的黄包车上…

李玉堂： (担心) 我的儿子…

阿四 ： (一脸恳切) 老板，你放心，少爷没事，我们现在就去会合他们！

李玉堂对阿四无言感激…

时太阳照射下，一马影投射在大街的弯角位，影子渐渐迫近，伴随着嘶叫声音…

李玉堂与阿四同时一沉，意会来者是敌！

李玉堂欲走下黄包车，但见阿四脸上流露拼死一搏的眼神！李玉堂看穿阿四，阿四心意己决…

果见披头散发，目露凶光的白孝国，负伤策马迫近！

阿四想也不想，即大力把坐着李玉堂的黄包车一堆，浑尽全身之力，连人带车拦腰横向的撞向白孝国的马身！

马匹受重力一撞，吐血倒下，白孝国整个人抛出马外，重重撞向摆放路旁的货物箱上，货箱散开，白孝国吐血堕地…

李玉堂惊魂未定，时阿四喘着气，摸一摸口袋，发现玉镯不见了，视线四下搜索，见原来玉镯跌了在货物箱附近，经已碎掉，阿四即不舍的步前欲拾…

李玉堂 ： (催促) 阿四，别拿了，快走！

阿四蹲下，伸手正欲拾起破碎的玉镯…

时李玉堂视点，见一暗器正向阿四打来…

李玉堂 ： (惊愕) 阿四！

阿四手将要触及玉镯，冷不防那暗器就射出，朝他头盖重重击来！原来白孝国未死，暗器狠狠的击在阿四头上！

阿四口喷鲜血，李玉堂惊愕，急奔向阿四，把阿四抱在怀中…

阿四 ： (气若游丝) 对不起…老板…阿四没辨法再替你拉车啦…

阿四终不支断气，临终时手指与玉镯只有咫尺之隔…

玉堂悲恸不已，目击着阿四的死亡，一时不能接受，整个人呆住…

时白孝国站起，如鬼魅般，又似没有灵魂的死亡使者…

白孝国 ： (吐向血狠狠的盯着李玉堂) 生为大清臣，死为大清鬼，如若有负君恩，人神共殛之！

话毕，白孝国就提着暗器，欲向李玉堂袭来！

李玉堂忍痛迅速拾起单车手遗下之单车，骑上急速向前踏着，边不住回头，痛惜的望着地上死去的阿四…

大街前方

陈少白拉着李重光的黄包车，来到史密夫的办公室附近，见史密夫领着他的手下，从办公室坐轿及手下策马而出)

陈少白唯有把车停下…

史密夫一脸怒意，一手拉开黄包车的帐幕，但见里面坐着的是身穿孙文衣服的李重光…

史密夫 ： (盯着陈少白) 孙文怎么变成了十八岁了？你们的革命疯狂到这个地步了！(迫问) 真的孙文现在在哪？

陈少白 ： (犹豫着) …

史密夫 ： (一脸坚定) 我要孙文立即离开！

时少白望上高处，见报社旗手举起了举绿色旗号…

81D 辅仁文社外 / 日

见孙文由十二省代表陪同下，步出辅仁文社门口，坐上事先准备好的黄包车离去…

大街前方

李玉堂骑着单车，不时回头探望，未见白孝国追来…

时玉堂来到陈少白身边，同时抬头望到绿旗，百般滋味…

陈少白 ： (向史密夫，边放下心头大石) 你放心，孙先生现在正赶往码头，很快就会离开香港！

史密夫未及响应，冷不防马蹄声自附近一巷口传出，见重伤的白孝国策骑着满口鲜血的马匹步出，原来他抄小路而至，偷听到一切！

白孝国对众人瞪目而视，即用力鞭向马匹，马匹一下痛苦嘶叫，转身朝码头跑去…

李玉堂见状，即奋不顾身扑前追着白孝国，白孝国即在马上挥出长茅，把李玉堂击倒在地！

李玉堂头破血流，跌坐街上…

黄包车上的李重光见状，大怒！即向其父狂奔而去…

陈少白急得如热窝上的蚁！

陈少白 ： (向史密夫催促) 你快派人去追！快呀！

话音未落，李重光踏着刚才李玉堂的单车，颷出一鼓作气的追赶白孝国！

负伤的李玉堂一呆，即跃起抓住李重光的衣服制止，但只撕破了他衣服的一角，重光踏

着单车的背影远去…

时一封信自重光身上跌出，飘到其后方的路上…

李玉堂 ： (大喊) 重光！重光！你别去！

受了伤的李玉堂只跑了几步，双腿已乏力，疲惫的跪倒地上，双眼通红，痛苦的望着儿子的背影，彷佛这就是父子俩的「最后一面」…

玉堂徐徐拾起地上信件，见信封面上写着「给父亲大人」，他颤抖着双手打开…

背景见史密夫指点着下属追捕白孝国，数名大头绿衣策马从李玉堂两边奔跑而过…

Vo 画面

李重光：父亲大人，自从母亲去世后，儿子就没有见您笑过，因此儿子也从没对您笑过！虽然一直有千言万语想和您讲，却不知道该怎样开口才好，只有用笔代言！在儿子眼中，您是一个守旧，冷漠，贪财，暴躁的父亲，可最近几天的种种事变，我意识到我这一向的认为全都错了，我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父亲您，就像我一直以来埋怨您不了解我一样！可儿子真的想让父亲您知道，儿子如今已经长大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让父亲您丢脸的！

81E某小街上，李重光骑着单车，拼命的死追在白孝国身后，途人纷纷避走…

81F某路口，李重光骑着单车，见白孝国狠狠的跑在前头，重光即转入路口，抄小路追截白孝国…

81G码头，见孙文已抵达，并登上小船上…

81H某路上，李重光终追上白孝国，手快自衣袋取出炸弹点燃起(正是之前他按熄的那个，趁未为意收到袋中)，连人带单车扑向白孝国…

砰一声，火光冒出，重光与他同归于尽…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响遍大街小巷，大团浓烟冒升到空中…

大街上李玉堂望上半空，看到那浓黑的烟雾，感应到儿子的牺牲，两行泪失控般自眼中流出…

同样筋疲力竭的陈少白步至李玉堂身边，玉堂一脸伤感的把信递给他…

此刻的少白百般滋味，伸手接过信件，再轻轻的把玉堂扶起…

82 . 维多利亚港 / 昏

见孙文已上了大船，他站在船尾，静静的看着黄昏的维多利亚港…

另一艘接载陈少白的小船抵达大船旁…

内心哀痛的陈少白缓步走近孙文…

孙文 ： (沉重地) 今天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陈少白 ： (忍痛) 还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他们的血不会白流！

孙文 ： (激昂) 这革命身上，我的身上，背负的太多了！我必让革命记住他们，也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记住他们！

孙文转身向黄昏的维多利亚港尊敬的鞠了三个躬…

dissolve…

小船上，已经离开大船的陈少白，站在舢舨上，感慨的目送着大船远去…

83 . 金利源 / 李玉堂家 / 书房外 / 内 / 夜

李玉堂的书房外，妻妾在凄凉哭泣着…

书房内，李玉堂一个人坐在房中，哀痛无泪…

他取出烈士名册，将阿四、刘郁白、方红、沈重阳、李复明的名字逐一写上…

当最后写上自己儿子李重光的名字时，有一个人走了进来，李玉堂抬眼一望，见谭九领着米铺老板女阿纯…

谭九 ﹕ 老爷，「大有记」的老板女来了！

阿纯一身素衣来到书桌前，眼有泪痕，拿出阿四给她的一包钱，放在桌上…

阿纯 ﹕ (一脸坚强) 这些聘金是阿四的，他是怎么样死的，这钱就怎样用吧！

阿纯说毕转身离去，李玉堂目送她的身影消失，黯然惆怅…

84 . 土地庙附近人家 / 晨

蒙蒙晨光中，李复明摆在人家门口的一盆昙花盛开，美丽光色扩散为整个画面…

字幕出：六年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异族王朝终被推翻。

【完】